

通俗
文藝

民間故事



益益齋刊行

附 言

本局出版文學諸書。皆國學之菁華。文化之基本。所用印刷工料。莫不精益求精。較一般省工減料之印成書者。迥然不同。優劣懸殊也。至以最完具之書稿。而取最低廉之價格。則本局以提倡國學。闡揚文化為前提。願以此告獻各界。博惠學者。欲欲之誠。幸垂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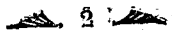


付印之前

民間的故事，的確是我們真正民族精神的濃厚的表現者。可這惜些我們的希世之珍，幾千年來，都被一般所謂士大夫者流所唱的高調來蒙蔽了，來埋沒了！以致消失的漸漸消失，毀壞的慢慢毀壞。而歐風美雨，反來乘機潛入，喧賓奪主，混亂聽聞。唉！想起了，何異不肖子把祖上遺產無端浪費，一樣的可痛，一樣的傷心呢！

因為我不會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和諸同志同為國家出力，我能夠這樣把我們民族的莊嚴燦爛的，和善細緻的，藝術精神的一部分表現出來，給大家看見，給大家知道，也總算是我對於民族革命裏，盡了微微底力？

月侶：一八，六，二六，早晨。



民間故事 付印之前

858.7
579.7
:1

1



民間故事

第一集：目錄

一個鼻子八尺長	一
竹半仙	六
厚棺材依舊薄棺材	一
死鬼惡作劇	一五
蝴蝶粉懲戒輕薄子	一七
某氏女酒醉解褻衣	一九
死不放她過去	二二
不孝子命裏該死	二四



民間故事 第一集目錄

忤逆子壓去了脚指	二天
書生驅惡鬼	二九
死鬼雪恨	三二
獻禮一命報他萬金	三四
一棺材的金銀	三八
河東獅變作甕中鼈	四三
鬼代考	四八
夢中識字	四九
老虎拜師父	五三
膝蓋上現出人形來	五六
打鳥人死於鳥嘴	五九
殺孽惡報	六〇



烏鴉報恩	六二
丈夫吃鴿妻子生鴿	六五
謝一拳	六七
竹帚取水	七一
避債避着運氣	七五
死得和甲魚一樣	七八
行善之報	八〇
不貪小利而得大利	八二
王抱牛	八五
良友	九二
想美眷反得麻臉婆	九七
一家還一家	一〇一



民間故事 第一集目錄

寒夜梅林美人來	一〇七
關二爺雙指救帆船	一一一
巧搭神船	一一四
授受不親的銀杏樹	一一八
王孝子斬蛇報母仇	一二四



第一集

民間故事

一個鼻子八尺長

有一個鄉下青年，姓張，村中人因為他生性憨直，所以大家都叫他張阿憨的；他家裏除一個老母外，別的是沒有人了，他自己耕着三畝田，养活他的母親和自己，過過憨生活，倒也很過得去！

有一年，不料這村裏來了許多蝗虫，所以家家的人都出來想法驅掉蝗虫，以免過分的損失，張阿憨自然也要出來的。但是他的驅法，和別人不同，別人是只顧自己囤裏，他家的就不去管的，但是張阿憨却究竟有些憨氣的，他只要看見田裏有蝗虫的踪跡，不論

是他家的是自己的，他總是一般的出力去驅除的。

有一天，他在田裏東奔西走的驅逐蝗虫，忙了一天，路也已經走得very遠很遠了，看看天將晚，回家去已經來不及了；於是他就走進附近的一隻破廟裏去，想就在這裏睡過了夜，明天回去了。

一睡睡到半夜裏，他在那神龕裏忽聽得有了人聲了，偷偷的向外一看，只見外面共有八個人，面目不同，而服裝也很怪異，原來他們是八仙；張阿巖嚇得連氣都不敢透出來了，只是動也不動的在裏面聽着，聽他們是在喝酒和談笑！

停了一回，忽然有一個仙人道：『怎麼？這裏好像有什麼生人的氣息，難道這裏有人在麼？』第二個道：『真的，我也聞到的，一定有人在這裏！』第三個道：『有人在這裏，又有什麼大不了呢？難道





們還怕他不成？」第一個又道：「不是這樣說，因為我一隻杯子，藏在後面天井裏的樹根下，那隻杯子，是一件極珍貴的寶貝，如果我們要什麼東西，只要將那杯子向桌子敲幾敲，嘴裏說一聲我要什麼，那便會有什麼的。如果那杯子給人來偷了去，那可不是頑的！」第二個道：「那麼我們來尋尋罷，看有人沒人？」說着就一同立起身來用火照看，單單只有神龕裏沒有尋到，所以張阿鸞真是運氣；他們見沒有人，就仍舊坐下來喝着談着，直到天明時，方才出去。

張阿鸞走出神龕，正想回去了，忽然想道：「我聽說有一寶杯在那裏，何不去看牠一看呢？」想定就走，在樹根底下，果然拿出一隻寶光閃閃的杯子來，張阿鸞還想試驗一下，就拿着杯子走出來，在桌子敲了幾下，嘴裏說一聲：「我要一隻大元寶！」果然一隻大

元寶放在桌上了！

於是他大大開心，就拿了元寶和杯子，急急的走回家去，把前後情形，告訴了母親，又敲了一隻元寶出來，試驗給母親去看。這時候他因為昨天夜飯也沒有吃到，已經很餓了，就將杯子在桌上敲着道：「我要一桌上等好菜！」果然魚肉鷄鴨，山珍海錯，放了一檯，母子兩人就大吃了一頓！

後來這事情給鄰舍的無賴小阿二知道了，他當晚就到那破廟裏去，睡在神龕裏等着，心想也要弄些什麼寶貝，到了半夜，八仙果然又來了，他們吃喝了一回，一個突然立起來道：「不對，今天又有了生人氣了，難道那個偷寶賊又來了嗎？我們快快來尋，小阿二居然給他們尋到，一把拖將出來，一定要打死他，小阿二只得再





三求饒；於是一個仙人道：『這樣吧！我們打就不要打死他了，給些手段他看看吧！』說着就上前去將小阿二的鼻子，向外一拉，那個鼻子却給他拉長

了一尺多，於是其餘七個，也都上去拉，你一拉，我一拉，小阿二的鼻子，不覺長了七八尺，然後把他打出門外！

阿二吃了這



苦頭，只得拖了長鼻子，連夜逃回，弄得門也出不得。

張阿慧的母親

知道了就叫阿慧敲了些金銀財寶，快些把那杯子還了仙人，省得自己也要受害；

阿慧奉了母親之命，第二夜真的又到廟裏，半夜裏仙人來後，阿慧

正想出去奉還，不料八仙開口就在說起昨夜阿二的事情，並且還說：『如果要治好那個長鼻子，也不是難事，只要仍用那隻杯子，在鼻子上按幾下就好了！』阿戇聽了，想索性行行好事，回去替阿二治一治吧？所以杯子竟沒有還出去！

明天拿着杯子，走到阿二家裏，在他鼻子上按一下，鼻子就縮短了一尺，連按八按，鼻子就此還原！

後來給一個皇帝知道了，就出重價來向阿戇把杯子買了去，阿戇又發了一筆大財！

竹半仙

在浙江省硤石地方，有一某姓家，家中只有夫婦兩人，和一個弟弟某乙，某弟雖然略讀詩書，但是一天到晚，往往要語無倫次，做





出些可笑的行爲來，所以大家都叫他阿獸！

阿獸別的事情不會做，因為認識些字的，所以就組織了一個私塾，教教書度日，地方上貧苦人家的子弟，出不起大學費，到他這裏來將就讀書的，到也有二十人左右哩。

有時候正當天朗氣清，風和日暖，但是當他去教書時候，却足上穿了釘鞋，腋下挾了雨傘，在街上洋洋而行，人家看了他，莫不竊笑，以爲阿獸又在獸頭獸腦，做出獸事來了。那知不多時果然大雨傾盆，而且終日不止，阿獸的釘鞋雨傘，帶得正着。於是竊笑他的人，倒不覺暗暗稱奇起來。

有一次，遇到嘉興地方出神會之期，他在塾裏對着許多學生道：『你們如果要到嘉興去看會，我可以帶你們去，你們以爲如何。』



一般孩子自然那有不歡喜的；他就在塾中，把許多桌子，疊起來，疊成了一頂橋，叫孩子們都緊閉着雙目，並且切切叮囑，非得着他的命令時，萬萬不可張開，否則要發生危險的。諸孩童個個答應，他就再叫他們手牽着手，在桌子疊成橋邊繞了三個圈子。忽聽得耳邊有呼呼的風聲，不過不敢張眼來觀看。一回兒，他就叫道：『好了，好了，你們張開眼來好了！』大家張眼一看，果然已經身在嘉興；等到了看完了神會，仍舊那樣地帶他們回去，但是回到了塾中，一算，却少了一個最幼的學生，他就知道一定是在半路上，他偷張了眼睛的緣故，後來那家長來找尋了，他就把實在情形，告訴出來，並且還叫他們不必驚恐，因為仍可以回來的，不過每天要在灶上焚化紙錢七文，不可太多，亦不可少，這樣在六七天內，定可回來的。



七天期已滿，那孩子果然回來了，家人們問問他路上的情形，他就答道：『我因爲好奇，就張眼一看，那知在半路就掉了下來；那時我又不識路徑，只得哭着胡亂的走走，到了晚上，就在路上睡覺，等到天明醒來，只見足邊有錢七文。我就買些東西充飢，一天方得過去，從此每天如此，今天方回來。』阿獸又解說道：『我因爲恐怕多給了他錢，他要到別處去頑，所以每天只給七文。』

從這件事後，大家不覺對他都另眼看待起來，覺得他不是個平常人了。

後來他忽去對他的嫂嫂說道：『我在三日後，一定要死了，因爲我的壽數已滿，這是逃不過的。』嫂嫂知道他這話或者是有些來歷，就答道：『如果真的，那麼我別的也沒有什麼，我只好在三

內趕做一雙很考究的鞋子送給你吧！』

三天已過，他起床後，就動手沐浴更衣完畢後，再關照兄嫂道：『我死後，不必用僧道來超度；我只須在棺中替我放一帶葉的竹枝便好了。』到了下午，果然死了。

三四年後，有另一個碓石人，在楓涇地方，忽然看見阿猷在路上走，那人知他早已死了，爲什麼又會在這地方發見呢？不覺驚奇，就上前去招呼他，他見了，也大喜。那人便問他：『你既死了，爲何又在這裏？』他也不明白答復，只說道：『我這裏有一雙鞋子，是我死時，嫂嫂送給我的，我現在用牠不着了，請你帶回去還給我嫂嫂吧！』等到再要和他說話時，他又忽然不見了。

那人無奈，只得帶着回去，見了他兄嫂，就把情形告訴出來，嫂





嫂把鞋子拿在手裏細細一看，果然是自己親手所做的。大家知道了，莫不稱奇，有些人主張把他的棺木開出來一看究竟，他的兒嫂也同意了，開出來一看，只見棺中已空無所有，只是那根竹枝却還仍然存在，不過也已經縮小了一半了！

不過要追求他的踪跡時，却總不能如願了，——因為那根竹枝，已縮成了一半的緣故，就每在提及他的時候，都稱他叫做『竹半仙』

厚棺材依舊薄棺材

紹興的師爺，是素來著名的，因為他們思想出來的計謀，總是特裏特別，轉灣曲折，人家請他們幫助打官司的時候，一定能有理翻作無理，無理反可化成有理，但是天可勝人，有時竟也有拗不過

天意的哩。

有一個紹興師爺，他有一次命木匠來替他做了一口棺材，是預備自己百年後用的；但是做就了之後，覺得那棺材的木頭，未免太薄了，心裏有些不大滿意，因為想想自己是個很有身份的人，死後裝在這樣的一隻薄皮棺材裏，即算自己過得去，不過給人家批評起來，也一定是不好聽的。

於是他又要運用計謀，設法來加厚那口棺材了，結果居然給他想出了一個絕妙計策了；原來他在地方上宣告說：『如果有人家須要棺木，儘可前來向他借用。借用時別的沒有什麼條件，只要在還我的時候，把棺材做厚一寸便好了！』大家聽了他的話，以為別的東西或者要借用，那棺材總或者不至會有人借用的吧？那知





事情往往會有出乎意料之外的。

因爲不多時，有一王姓家死了人，本來家裏銀錢不富有，此刻手頭又很拮据，要想購買，或趕做，都是爲難，不得已，就只好去向他暫借一用了；用過之後，等到手裏銅錢寬裕了些，就做還他一口，而且照他條件，果然加厚了一寸，不久，李姓家又死了人了，後來又做還他，又加厚一寸，接着姓顧的，姓陸的……等，都來借過，結果，都加厚了一寸還給他。這麼五六次一來，那口棺材就此也加厚了五六寸，成功了棺材中最厚的一口厚棺材了，紹興師爺到這時候，方始滿心歡喜，以爲死後，睡在這樣的一口厚棺材裏，在死人中，也可算是一個闊闊乎的了。

忽然在有一年的冬裏，他家裏遭到了祝融之虐，而且火勢來



得猛烈，等到大家知道了，在睡夢中出來灌救的時候，已經不可收拾了。最可慘的，這位平時有計有算的師爺，到此時也竟束手無策，弄得也在火焰裏結果了他的生命。於是就要用那口厚棺材了。那知那口棺材，當時也未會來得及搶出，這時雖未燒毀，然而已經遍體焦黑，他家人要想重做一口吧，但是經此一場天災之後，已經家無餘資的了，不得已只好將就辦理，去叫了木匠來，把四周的焦黑的刨去了吧，等到一場刨下，內裏倒還未曾燒壞，但是刨去了一大層，厚棺材依舊是薄棺材了，薄到如何程度呢？那刨的木匠是從前做第一次薄棺材的原手，他說現在這口刨過的厚棺，恰巧仍和第一口一般無二。

於是大家就傳爲笑柄，說他是白費了一場心計，到後來依舊



是一場空。

死鬼惡作劇

有一個姓陳的甯波人，他定了同邑李姓家的一位女兒做妻子，名字叫做玉卿；不過還沒有結婚哩。玉卿的父親，是早已去世了，她的母親因為着陳的爲人，行止端莊有禮，而謹厚善理生業，所以就請他來，把一切的家事，都托他管理，他依命過門之後，就忠心誠意的替他們辦事，辦得內外一切，莫不井井有條，並不因為尙未結婚的緣故，而稍稍懈怠過。

後來因為結婚已有了定期了，陳就暫時回到他自己家裏去，以便預備一切，不料回家後不多幾日，他竟生起病來了，而且病勢很重。他呢，又自從小就失了父母的，又沒有兄弟姊妹，所以在這病

中，竟也沒有人來照顧他，不得不就設法去請了他的岳母來，替他料理湯藥，他在病中，他自己知是患的不起之症，就帶哭的向着岳母請求道：『可憐我的命運太薄，不能延長我的生命了，現在我別的沒有希望，只求你可以請玉卿前來和我相見一下，作一次最後的永訣，那我方了心願，死也閉目了。』

她的岳母嘴裏雖然答應他的，但是暗自想想，現在他死也快要死了，我的女兒，當然不能夠再算是他的人，如果來和他見面，不是要有害我女兒的名譽嗎？所以回去之後，遂沒有再重來過，可憐的他，仍一個人在病榻上了，日日夜夜的盼望，但是總歸音信杳然，於是他就飲恨而歿了。

後來玉卿另外許配了一家姓朱的了，到得結婚將近的時候，





在夢中看見陳來對她說道：『不道你竟如此的沒良心，我定要使你當場出醜一下，以洩我心頭之氣！』

到了明天，她家門前，忽然到了一個弄猴子戲的，金鼓齊鳴，觀者雲集；熱鬧異常；她也出門來觀看一回，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忽然猛覺得一條袴子，好像有人在把牠拉下來的一般，直脫下去，等到搶住，已經完全給人窺見，弄得合市傳爲笑話。

蝴蝶粉黛戒輕薄子

某少年，生性輕薄，甚好女色，每逢看見了美貌的年青姑娘，他總要設法染指，所以鄉里間的好女子，上了他的當，而破壞名節的，已經不少了！

有一天，正是春光明媚的清明時節，田野阡陌之間，出外遊春

的仕女三五成羣，這位輕薄子，自然又要乘機活動了；這一天的早晨，他就著了很美麗的衣服，也到田野間去，借着踏青的名頭，要實行他獵豔的手段！

走了一回，果然看見前面有一個身材惹看的女郎，扶着一個小丫環在走着，他就急急的追上去，追過了頭一看，那容貌的美麗，更足以使他像失了魂



魄般的高興，他一步也不離的跟着，跟到了沒有人的地方，他就用無禮的說話開口，後來竟動手動腳起來



了嚇得她們主婢兩人，手足無措，而且此時又呼救無援，正在危急萬分的當兒，忽然有一隻很大的蝴蝶飛過來，一直向那輕薄子的眼前飛上去，同時牠翅膀上的毒粉，也就飛揚開來，直向他的眼睛飛進去，弄得他非但兩眼一時張不開來，而且還永遠瞎掉！

據說在以前，那女子在家裏，他的小弟弟曾經在園子裏抱住了一隻蝴蝶，而且還傷了牠的一隻翅膀，她看牠可憐，就把牠從弟弟手裏要了過來，放在房中好好的把蜜糖喂牠吃，每天這樣養着牠，過了六七天之後，牠方才復原了，她就將牠放了！但是牠還常常要飛到她的房裏來，好像是來問候她的一般！

今天這女郎遇難的時候，牠又飛來報了她救命之恩！

某氏女酒醉解囊衣

香山某氏女，很歡喜飲酒，正待字閨中的時候，女紅有暇，往往要獨酌幾杯，以解寂寞，而且一舉十觴，酒量之大，就是在男子中，也是不可多得，父母恐怕如此，或者要酒後亂性，做出什麼不德，所以時時要警戒她的。

等到出嫁之後，她以為那是可以不同閨中處女比了，所以就益加放量豪飲；有一次，她歸甯到娘家來，她的父母姊妹們，因為她是難得歸來的了，而且又因為她是歡喜喝酒，所以就置酒相待，她在這樣的情形裏，自然是興緻勃勃，老實不客氣的開懷暢飲了；飲到半中，有人主張，用那小小的杯子，總嫌不能暢快，還是換上大碗來喝吧，她自然又是歡迎的，於是一般姊妹們把盞相勸，喝了些時，不覺弄得面紅耳赤，兩眼乜斜，醉態可掬了。





當時有一個女伴和她開頑笑的說道：『你如果能夠在這個時候，把你的內外衣衫，統統解開，而怕難爲情；那我明天一定預備下了上等菜肴，美味好酒，請你大喝一頓，如何？』她此時的理智，實在大半已經被那黃湯所醉糊塗的了。所以就不加遲疑的答道：『這真是笑話了，我和你們都是女子身，難道還怕你們不成！』說着就果真自己動起手來，好像這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一般。

一回兒，內外衣果然完全解開，一身曲線美，真相畢露。那知正當此時，她的阿翁，不知爲了什麼，剛巧在外面走將進來，探訪其父，一見她的新媳婦，如此情形，不覺大駭，連忙轉身退將出去，當時她就喜笑如故，實在因醉得太糊塗了，沒有知道這一回事情的。

到了明天，有另一個女伴，方才把那事情告訴了她，並且說道，

『如果你阿翁對此有什麼不滿意起來，那你的羞恥，恐怕要一世也洗不盡了！』而同時她的父母知道了，也大加斥責，她到此時，方始懊悔嫌遲，只得默默含羞不語，到了夜間，躺在牀上，哭得如淚人一般了。

死不放她過去

吳秉廉，是浙江省的溫州人。娶妻秦氏，夫婦倆感情甚好，三四年來，已經生了一男一女，兩人都很歡喜，鴛鴦共枕時，常常以共生共死爲誓。

但是天不由人，後來秉廉却生起病來了，其妻雖然衣不解帶，日日夜夜的侍奉湯藥；但是他的病依然日甚一日，非但未見起色，反而在十餘日之後，增加了病勢，後來竟一命嗚呼，棄了他的愛妻





兒女，獨自返向極樂世界去了。

在行將斷氣的時候，秉廉自知不能再起的了，就含着一眶的傷心之淚，執着愛妻之手相懇道：『可憐我倆一場恩愛夫妻，到現在要中途分別，想起來實在可痛呢？現在我別的也沒有話要說，只求你在我死後，要立志爲我守節，替我好好的把兒女撫養成，人，我在九泉下，決定很感激你的。』秦氏在當時，自然一口應允，秉廉聽了，也放了心，淒然而逝。

那知周年之後，秦氏閨房獨宿，漸漸地有些不甘寂寞起來了；有何某，是一個木作坊裏的主人，本籍四川，因爲中饋乏人，要好好的明媒正妻，又沒有那樣的聘金，就使人去和秦氏相商，她倒也居然同意的，雙方經幾次的接洽，事情居然成就了。

到了一切就緒，將行合巹禮的當兒，秦氏忽然容色大變，雙目大張，高聲向着何某道，你要娶妻，天下女子盡多，何必定要把我的妻子奪去呢？況且這個婦人，在我臨死的時候，曾經親口答應我替我立志守節的，爲什麼到現在就要這樣失約呢？好！你既然如此地無情，那我也誓不相饒的，來！我們可同到閻羅天子前，一判曲直好了！』話方說完，秦氏立即倒地，口噴鮮血而死。

而何某也因爲受了這一場驚恐，竟也大病一場，弄得九死一生，家產耗其大半。

不孝子命裏該死

李阿三，以樵採爲業，每日入山，採得的柴，明晨到市上去賣，不過賣得的錢，統統都拿到酒店上去買醉，家中還有一個老母，他是





總不去顧到她的，可憐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家，也奈何他不得，惟自恨命薄而已！

而且他的生性又來得兇暴，只要三杯入肚，便無法無天，逢人便罵，如果人家要還口，那他更不堪的要和人家大鬧起來了，所以人家從此就不敢再理他，望見了他的影也要避了！

那年的天中節，他的老母也照例備了些角黍蒲觴，以慶佳節，阿三也在家開懷暢飲，自然不飲則已，一飲又是大醉，其時他們李氏的族長有事到他家裏來，阿三又發起老病來了，便破口辱罵，他母親見他這樣沒頭沒腦便罵人，便上前竭力的喝阻他。

於是阿三更好像火上添了油一般，怒不可遏，把母親的髮髻一把揪住，舉起拳頭便打。當時李族長看了他如此無理，也就怒氣

衝天，想想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非得要懲戒懲戒他不可。

他就去招集了些別族人前來，把阿三捉了起來，縛了起來，再另用一根長繩綁着，把她從樹枝上垂下去，一直垂到井裏，族長的意見呢，是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之，拿來嚇嚇他的，那知他在井裏邊，還不肯稍有悔心，倔強如故，把雙足向着下面亂蹬。不料那繩，不是很粗的，經他一陣亂蹬，不覺加了重量，繩吃不住，就此斷了，阿三也隨着墜下水去。

等到設法用拖篙下去鈎上來，三魂六魄，早已垂下井底去了。這就是逆子的報應了。

忤逆子壓去了腳指

有一個人，他的父親從小就死去了，家裏只有一個老年的瞎





眼的母親，和一個老婆！他一天到晚，只曉得在外賭錢和喝酒，而且很不知孝他的母親，不好時還要打她和罵她！幸而他的老婆到很孝她的婆婆，很認真的績布，賺了錢養她老人家！

有一天，他的老婆因事回到娘家去了，他非但不給東西與母親吃，還要叫瞎眼的母親替他燒飯，母親沒法，只得依他。但是她看不見，因此把一鍋飯燒焦了，弄得不能吃了！他不禁大怒，將母親痛罵了一場，還加一頓毒打！

他母親吃不落那種苦頭，就逃走了出去，瞎摸瞎走，不禁走到了一個荒山腳下；她走不動了！只得坐在地上放聲大哭！

其時他的老婆，正在划了一隻小船從娘家出來回去，經過這裏，遠遠地聽見了哭聲，細細一辨，知道是她婆婆在哭，她就上岸尋

過來，尋着了，問明了緣故，就扶着老人家下船回去，走下山腳的時候，忽然看見路旁有一隻荷花缸，缸裏在發出銀白色的光來，她走去一看，原來是一缸的銀子，她很開心的搬了些銀子，放在船上了，一同帶回去！

她倆帶着銀子回去的時候，給他看見了，就問她倆銀子是那裏來的？他老婆告訴了他！他就記在心裏了！

到了明天，他就也走到那個山腳下去，遠遠的果然看見有一荷花缸在那裏，而且缸裏果然有銀光發現出來；他連忙奔過去，要想拿銀子，但是缸裏的銀子，忽然統統都化了水了！

他看了不禁大怒，要想把那荷花缸敲得粉碎，出出他心頭的氣，於是就走過去想拿一塊石頭來，一塊石頭拿了，忽然一脫手，跌





下來，把他的腳也壓在下面，等到拔出來，一隻大腳趾頭也壓去了！血拚命的流出，他痛得走也不能走了！只好坐在那裏哭！直哭到天夜！

書生驅惡鬼

從前北平彰儀門外有一處叫做七里莊，莊上有一座歡意閣，地方很大，不過內裏，並沒有人居住的，所以弄得牆垣傾圮，松篁干



幸而他老婆知道了他的心事而尋來了，就救他回去，把那銀子，替他醫好了腳！他於是再不敢不孝他的母親了！世之貪心而不孝者，可作殷鑒！

霄。後來大興地方有一個書生叫做趙茂才的，前來在閣中設一學塾，有生徒十餘人，在內研讀。

有一次，正是重九佳節，塾中放假，生徒完全歸去了，只有趙一個人在內，到了晚上，趙閒步庭中，高吟朗誦，以解寂寞。忽然有一少婦，自從外面走將進來，看她釵荆裙布楚楚可人，她一見趙茂才，就滿面笑容，對趙說道：『你到現在還沒有睡，難道不怕鬼和狐的嗎？』趙茂才見她來得蹊蹺，就問她：『你是什麼人，爲何在這夜靜更深的时候，可以走到此地，並且來了又爲什麼呢？』她答道：『老實對你講了，也不要緊的，我是本村的鍾氏婦，家中很貧，而且已經早喪所天，現在因爲可憐你一個人在這裏，冷清清地，諒來很難堪的，所以不顧嫌疑，隻身到此，如果承蒙你不因葑菲而棄我，那麼，願





荐枕肅不知你的意思以爲如何』說罷微笑斜睨媚態百出

不料趙茂才素性端正，非但不爲她所動，反而正言厲色答道：『這種桑濮之行，我是絕對不願做的，如果給人家知道了，我的道德，就此破壞，即使人家不知道，那恐怕天也不肯恕我，必定要促我的壽數的，所以請你快些離開此地吧！』說着就匆匆地從庭中回到室內，緊緊地關上了門，不再去理她了！她還在門外道：『我以爲你是少年風雅的人，所以不畏風露，忍了羞恥，前來作毛遂之自荐，你爲什麼要如此的決絕呢？』趙茂才仍不理她，方才恨恨的去了。

到了明天，趙恐怕她再要來，就去邀了一個老僕來伴宿，不料正當要上床的時候，又聽得院中，步履之聲，閣閣而來，忽然兩扇房門不關而開，一老叟直衝進來，容貌着實醜惡得可怕，而鬚髮蒼然，

頭上白毛鬍鬚，長可數寸；一進來後，就一逕上床，和老僕共臥，老僕大駭狂叫，幸而趙茂才此時尚未上床，就連忙拿了一口劍，向他身上猛力一擊，他就大號而奔。

後來又戒備了幾天，却沒有再來過。

死鬼雪恨

孀婦翁氏，自喪所天後，遺下來的只有兩個兒子，把他倆撫養成人，大名嘉祿，次名嘉德，都是以操舟爲業。嘉祿已經娶妻生子了；嘉德就由翁氏替他領了一個樂氏女作童養媳。

翁氏對待她，很不慈愛，烹飪洒掃，洗濯等大小各事，一概要他去做的；而且還時時要加以打罵。等到十七歲，就替他們擇吉同居。然而翁氏還不當她大人看待，稍不如意，責打如故。





有一次，偶而爲了打碎了一件東西的緣故，竟把她毒打了一頓，樂氏氣憤難忍，而且自傷薄命，到了夜裏，竟偷偷地投繯自盡了。等到翁氏等知道了，急忙前來解救的時候，早已經香消玉碎的了。

樂家聽得了這個消息，大爲悲恨，就糾集了族人們，前來大興問罪之師，其時嘉祿恰巧不在家裏，嘉德和翁氏，自知理屈，而且他們又來勢洶洶，不得已，只好逃避到別處去了，所以家中一切什物，都被他們搗毀一空。

後來經人出來調解，從豐棺殮，並且逢期超度，方肯罷休。

後來到了五七不期，翁氏和嘉德不得已，就去請了許多道士前來，建設法場，追荐亡魂；正在熱鬧之時，忽然嘉祿回來了，看見了這樣情形，不覺大怒就斥罵道：『何物小女子，死也死了，也值得這』

樣的糜費嗎？」說着，就把道士等一律立刻驅逐出門，並且還把樂氏的一張遺像，搶下來撕得粉碎。

那知不到一刻，嘉祿的兒子，忽然自己跳到荐桌上，大聲喝着嘉祿道：「嘉祿！你真的當我是一些沒有靈感的嗎？那末今天給個利害你看看！」話方說完，那小孩忽然跌倒在地上了，撫之已絕，嘉祿至此，方才大驚失色，連忙雙膝下跪，連連懇求；許重做法事，而且諸般順從，那小孩方纔重醒了過來！

救牠一命報他萬金

某鄉人，以種菜蔬爲業，平日雖然克勤克儉，然而一日三餐，又往往要有不足的憂慮！但是他很明事理，知道這個總是命裏註定的，所以他也總樂天安命，並不作一些非份之想。





在某一個夏季的午夜，他在睡夢中醒了過來，一時倒竟不能再入睡了；此時萬籟俱寂，他就在牀上翻來覆去，揮扇取涼，忽然聽得那床後的屋角裏，發出一陣很悽慘的聲音，細細的一辨，知道是老鼠在叫着；他因為知道這房裏是素來很多老鼠的，所以並不在意；但是過不多時，又在叫了，而且聽上去，那叫聲顯見有些不同平常，是一種惶急的苦惱聲，不覺聽動了他的慈悲之心了！

於是他就坐起身來，走下床上，點亮了燈，輕輕向着那聲音發出的所在走過去，要想看他一個究竟。不料走到那邊一看，不禁也大吃了一個驚嚇，幾乎把那盞燈也脫手掉下。原來那邊正有一條很大的蛇。那老鼠的悲鳴，就是因為被牠盤住了的緣故。他就想蛇是一種很可惡的東西，非得把牠打死了不可，主意打定，回身便走，



一進走到外面的一間裏去拿了一把種田用的釘耙，匆匆地仍舊走回房中，舉起釘耙，看準了蛇的身上，狠命的一釘耙打下去。蛇一吃着痛，連忙把身體散開，要想逃走，不料那蛇身一散開，老鼠便乘機逃生了去了，他自然不肯放蛇去的，再一連打了幾耙，就結果了牠的生命，這一件事情，也就算過去了。

就在他鄉村的東南約二里許的地方，有一座已經荒廢得很久久的園林，據鄉人相傳，還是從前某官宦所遺留下來的哩，距今已有二百餘年了，所以當中都是些頹垣敗壁，亂草老木，而狡兔妖狐，也就在這裏，做了牠們的安樂窩。

後來這某鄉人看着這一塊很大的地方，就是這樣的棄置在那裏，總覺太嫌可惜，好在這裏也無人來過問的，他就想在那裏去



開闢些地方出來，去種種菜蔬吧。所以他每遇有暇，就帶了鋤頭前去經營了；有一次，他正在努力開墾的當兒。忽然有一隻老鼠在他腳邊走過去，嘴裏咕咕的叫着，他仍不覺以爲怪異，那知停不多時，牠却又來了。而且咯咯走過了些，就停住了腳，回轉身來，嘴裏又吱吱地叫着，看牠的神氣，好像在招呼他的一般。這樣一連兩三次之後，他覺得有些蹊蹺了，就姑且隨着牠跟上去看，老鼠見他已在跟上，返身就走，竟像是在引導他了。他跟着他一直走到了那廢園的西南隅，老鼠停住，先抬起頭來，向他叫了幾聲，然後用前腳在地上把泥土爬着，爬了一回，又叫了幾聲。某鄉人明白了，就把牠驅過了些，舉起鋤頭來，向泥中墾下去，不到三四墾便發見了十餘塊小小的金銀，某鄉人不覺大喜，連忙再墾下去，到四五尺深的時候，就又

發見二尺來見方的石板一方，等到他把石板移開了後一看，原來下面還有大缸一隻，黃白物累累，滿貯其中，某鄉人這一喜，真是自生以來，還未曾有過這樣的大喜哩。

定性一想，這都是那隻老鼠之所賜，所以連忙再去尋牠；但那鼠向他很高興的叫了一陣後，返身便去了。

這老鼠大概就是那次他從蛇困中救出來的了；救牠一命，報他萬金。老鼠的報恩，也可算得手屈一指了！

一 棺材的金銀

雖然已經是午夜也過了，若在平常，這時候正已更深人靜，什麼都是被夜之黑幕，密密地包圍的當兒了；但是今天却並不如此。街上無論那一種的店家，都還照例的開着門，上下的煤油燈，





點得比平時還要多，還要亮；櫃台上的店夥，仍是很忙的在和顧客做交易；尤其是裏邊的帳桌上，銅錢聲夾着算盤聲，鬧成一片，那位帳房先生，不住手的寫着算着，忙得不亦樂乎，沒有一家不是如此。就是街路中，也人來人往，而且每個人的手裏，幾乎誰都提了一盞點着蠟燭火的燈籠，看他們的樣子，知道是都在急急的趕工作；原來今天是大除夕，人人都在忙着討債和還帳！

在無錫北門外的一條街上，因為這街上，也是熱鬧的所在。所以在大除夕的後半夜，有上面的那種景象；不過街梢沿河的那一帶，因為店面不多的緣故，並不十分熱鬧；不過如果有人要到隔河去討債或還帳的時候，那是必須要在這裏搭擺渡船的，搖擺渡船的人叫王四！

在距離天明不過只有二三小時的時候，王四的生意也清了，但是他還捨不得這二三小時內的或者有得來的生意，所以他還在岸邊等着！果然在半小時內，生意來了！

來的只有一個人，他並不是要擺渡，他說要叫王四搖他到離開這裏二三里路的孫家村去，他還說搖到之後，他情願給重酬；王四本來不很願意去，因為往返五六里，至少要五六小時，一定要弄得元旦早晨回去，一家敍團也不成功；但是第一貪他的有重酬，第二看他那個樣子，好像有重病的一般，不禁生了惻隱之心，就答應了他！

到孫家村的時候，村上本來人家是不多的，此時又全村都在睡夢中，所以人影也沒有；他歇停了船後，就去叫那人上岸；但是一





連叫了二三次，他依然是不聲不動，王四以爲他是睡熟了，再下艙去叫他，推他，那知他身體也硬了，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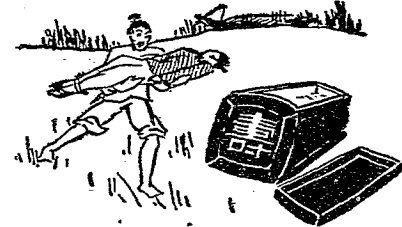
王四這一嚇，正是非同小可，一想如果給人看見，說我是謀殺他的，那我是無可分辨的，快快把他上岸丟了逃吧！等到動手去把他屍身時，覺得他身邊有硬硬的東西，伸手進去一摸，原來是不少的大洋錢，王四就盡數的拿來一數，共有二百餘元，就一齊收下藏好，再把他抱上岸去！

轉念一想，我既然得了他這許多錢，把他就這樣丟在野裏，似乎良心上太說不過去了！就抱着他沿河走了幾步，看見有一只暴露棺材在那裏，王四就想把這個借給他了吧！屍身放在地下，就去設法開那棺材，咦！奇怪呀！原來棺材蓋已經鬆了，王四去一動，牠就

應手而開。開起來一看，王四不覺呆住了，原來棺中，又是一棺的金銀首飾和大洋錢！

『行好心，有好報，』王四想我可憐他有病而搖他，就給我一二百元，現在不忍他屍身暴露，又給我一棺金銀，我也不客氣的拿了吧！金銀搬到船裏，屍身也裝好在棺裏了之後，他就下船！

王四又想，我還是
在這裏等到天大明後，
再開船回去吧！省得一
船金銀要在路上發生



危險；主意一定，就把船
搖到附近那棺材的蘆
梗叢裏去藏着，等天亮；
他剛剛舒齊好了！忽然
岸上來了幾個人；王四
在蘆梗裏偷看上去，見
他們一個個都是兇暴



之流，一望而知不是好人，而且聽見他們在說：『怎麼張阿毛此時還不來？』等了一回，大家一看，天已大明，勢不能再等了；其中一個就說：『我們不要等吧，先分起來吧！』大家贊同了，就去動手開那隻棺材，一開之後，一個個都驚呆了半晌，方才說道：『怎麼怎麼？金銀已都不見，而張阿毛却死在裏邊了呢？』

王四方才知道他們都是強盜，那金銀是他們的盜贓，死在船上的叫張阿毛，也是趕來分贓的，但是不幸半路上，病發死了！

等強盜在無可奈何時都走了後，他就急急的開船，逃回去！

河東獅變作甕中蠶

楊氏婦，兇悍潑辣，誰也不能奈何她，常常嫌夫家沒有家產，以致她不能享安樂寫意的生活，所以對於公婆、姑叔，也沒一個不是

當他們奴婢一般的看待的，尤其是對於丈夫，那更是無法無天了，非但淘米洗菜等事要下令叫他去幹，甚而至於梳頭倒便桶，也要代勞，而且稍不如意，惡聲辱罵之餘，還要拳足交加。

如果有鄰舍的鷄鴨等到她家裏去弄了些糞污在地上，她就不問情由，把雞鴨捉起來殺殺就燒了吃。鄰舍雖然懷怒不平，但是誰都怕她的兇惡，只得忍氣吞聲，自認吃虧。

否則呢？她也或者不敢如此的，實在因為她母家，是很有些勢力的人家，父兄們都是在地方橫兇霸道慣的。所以她就也如此了，大家也就因此而奈何不得他了。

有一次，新春時節，忽然來了一個乞丐，向她家裏來乞食，恰巧遇到了這個潑婦，乞丐便道：「娘娘呀！請發發慈悲，有否冷粥殘飯





給些我嗎？」不知怎的，又惹動了她的怒氣了，立時柳眉倒豎，雙目睜圓，大聲斥道：『滾你媽的！你沒有飯吃，不好早早去死的嗎？還活着現什麼世呢？』乞丐便道：『呀！娘娘，我實在爲了沒法想而來求討的，你不給我，便不給我好了，又何必這樣的破口大罵呢？難道不要顧顧你自己的身份嗎？』她不聽就可，一聽之後，不覺無明火突然高到三千丈，立刻在門背後搶了一根門閂，舉起便打，正在此時，剛巧她的丈夫從外而歸，一看這種情形，心想如果不上前去幫她，那停一回功夫，定又要受她的責罰，就奔上前來，向乞丐大喝一聲：『那乞丐就對他道：』她平素的潑辣行爲，我已完全知曉，今天讓我來懲戒她一下，讓她或可改過，你以後可以過些好日子。』丈夫一聽此話，果然住了。



乞丐說完後，就上前用指頭向她身上一指道：「住！」說也奇怪，她立刻動也不動，口也不能開，而且看她的面部，好像在覺得非常的痛苦！停了一回，乞丐又道：「你以後再要如此的兇惡麼？現在且恕了你，以後如果再那樣，哼！哼！」說着又把手在她身上一拂，她果然又能言能動了；但是她吃了此苦，更加氣恨，依然拿着門門要打，乞丐也怒不可忍，外面天井裏正有一隻小口大腹的燒酒甕在那裏，那乞丐就在口內念念有詞，她身上只覺得全身一陣冷氣，冷氣過後，却一個身體已在酒甕中了。乞丐又上前向着甕口下說道：「你不論怎樣的兇，到結果終難逃出我的法力，現在請你且在裏面住幾時，等你覺悟了時，我再來設法放你出來好了！」說着就長揚而去了，她丈夫看呆了，也沒有留他。



那酒甕的口，還不及她的頭大，進去了要出來，竟萬萬也辦不到了。而且甕體又不高大，楊氏一身團在裏面了，立不直，睡不倒，弄得滿身痠痛，苦不可言。只是在裏邊鬧着叫着，後來還是她丈夫見她可憐，要想拿東西來敲破了甕救她出來，但是真奇怪，那酒甕忽然變作好像鐵鑄成的一般，任似怎樣也敲牠不破。

這樣一連三天，楊氏在內，幾乎氣息奄奄，而且遠近鄰舍，都已知道，統統前來觀看，見她那樣，莫不稱快。只可憐她丈夫倒急得走頭無路。

到第四天早晨，那乞丐方才又來，先問她改過不改過，她連忙答說願改；乞丐再念動真言時，她方得出甕，從此以後，楊氏果然與前判若兩人了。

鬼代考

有一個讀書人，他本來身邊帶些銀子到京裏去趕考的，但是他在半路上，忽然看見有一個年青的婦人，攙了一個小孩子，坐在一個坟墓旁邊在痛哭；看她那個樣子，一定是很傷心，而且一定是受了什麼委屈而如此傷心的。

他就上前去問她，她答道：「我是一個寡孀了，這坟中人就是我的丈夫，這小孩子就是我的兒子——自從我丈夫死後，族人就要逼着我改嫁，我因爲自己名節有關，而且那裏對得起死者和小孩，所以就執意不從；不料今天他們竟把我母子倆，驅逐了出來，不許我再回去了，可憐我別處又不能去，而且還身無半文，不得已，只好在此痛哭。」





他聽了着實代她不平，但是也無法可想，只得把身邊的錢給了他倆，叫她倆維持生活，她倆就再三稱謝而去！但是他忽然想到身邊已經無錢，不能再進京趕考了！但是無可奈何，只得回去，心想救了人家，也是好的，而且再過三年還可以去考哩！不過回到家裏，他家人們都會不高興，甚且還有責怪他的，弄得他走頭無路！

忽然，籬聲大震，報來說他是已經考中，而且報單上寫得明明白白是他的名字，他倒着實的不懂起來了！

到了夜裏，他在夢裏見有人來對他道：『因爲你救了我的妻兒，以致不能趕京就考，我着實不安，就代你去考了，現在徼倖獲中，總算我也得以報恩了！』

夢中識字

在距離蘇州城五六里的地方，有一個鄉村，鄉村裏有一個很著名的孝子，姓陳名叫世傑。

陳世傑在年幼的時候，也曾經入塾讀書，但是不久，他因為父親死去了。他母親就沒有閒錢供他，他於是不得不輟學了！其時他書雖讀得不多，但是對於孝之一字，却就此很了解了！所以平時對於母親，非為盡他的為子之道。

有一次，他母親忽然生了大病，他就日日夜夜的在旁服侍，茶水湯藥，謹謹慎慎的一樣一樣料理，毫無懈怠！但是他母親的病，非但不見有起色，反而日重一日，在半月以後的有一天，竟是氣絕了！

他這時候，又是悲哀他母親的從此和他長別，又是恐怕這是為了自己侍奉不力的緣故！不得已，只好放聲痛哭，直哭得聲嘶力





竭正在這時，忽然他氣絕已久的母親，好像吃了一驚似的，醒了過來；問問她，她說是：『在恍惚間，聽得了世傑的哭聲，所以就跑了回來的！』而且從此日有起色，以至於大愈。大家都說：『這是世傑的至誠感動了上蒼的緣故。』

他還有一個哥哥，叫世英，是一個生了殘疾不能自由行動的人，世傑又能夠很友愛他，自己拿錢出來替他娶妻，發誓不和他分家產，省得要受到生活困難的痛苦。不過從此以後，他的職務更加重，而度日也更加艱難了，只好日夜的工作，賺錢來養活他的全家人。

有一天的午夜，他正睡得很酣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官員模樣的人，走來對他道：『你能上孝親母，下愛胞兄，真是天下第一個好



人，現在我使你從此知書通文，將來你就可以做官了！』說着，那官員又用手在他的頭頂上拍了三下，又道：『好了，你現在可以通文了！將來一准可以做官了。』但是世傑對他道：『不，我不敢出去做官，因為家裏的母親和哥哥，要沒有人服侍的。』那官員聽了後，遲疑了一回，就道：『這樣吧！我叫你哥哥的病也好了吧！那麼你出去做官，哥哥就好在家侍奉你母了。』世傑正想向他道謝，忽然那官員就不見了！

世傑醒來後，知道原來是一個夢，但是真正奇怪，他此時忽覺得一切的書，像四書五經等，都已讀過了的一般，背也背得出了。其時正好天明了，他半生未曾行走的哥哥，忽然如飛的奔進房來，嘴裏大呼道：『弟弟！我的病好了！昨夜我在夢中，有一位官員來替我



醫治的，我今晨起來試試，果然可以走了！於是合家大喜。

後來世傑，果然做了一個很大的大官，而且還是個很受百姓愛戴的清官。

老虎拜師父

馮阿堂是每天挑了一副賣糖担子做生意，養活他的老母親的，但是家裏很窮，他總不能做多些錢來使他老母親快活快活！

有一天，他要想多賣幾個錢回去，所以走得很遠去做生意，一直到將夜的時候才回去；但是出來的時候，沒有留心認清路途，加以此時天色已經漸漸的發黑，更是辨不清；不過他恍惚記得來的時候，是曾經走過一座高山的，他就在遠遠地尋到了那山峯，拚命的走過去，一回兒果到了山裏了；摸到了正路，他想是不難找到家

裏了所以心裏很開心！在山裏急急的走着！

忽而耳邊聽得一聲狂吼，四週風聲呼呼，他大吃一驚，抬頭一看，原來那面正有一隻很大很兇的老虎在走過來；他一看見之後，

就挑着担子
返身就走，走
到了一棵大
樹背後，他想
逃是看來逃
不走的了，還
是用些計吧！
他就把



担子向地下
一放，連忙將
全身的衣服
都脫下，脫得
精光再很急
速的在担子
裏拿了許多
拌糖用的白



麵粉塗在身上，塗得全身雪白；然後走出樹外來，立着不動！

其時老虎正巧走到，牠一看他，略略想了一想，就連忙把牠的前足跪了下去道：『呀！師父呀！你一定是我的師父了，我尋了你多時了！你快些收我做你的徒弟吧！』

他聽了知道老虎是認錯了，但也沒法。就將計就計吧，回對老虎道：『你要我收你做徒弟！你先要去弄到了許多的銅錢來給了我，我才答應你哩！』老虎道：『可以可以！』說着回身去了一回兒，果然帶了許多銀子來了！阿堂把銀子收了後，再對老虎道：『好了！你明天再在這個時候到這裏來等我吧！』

阿堂回到家裏，把銀子交給了母親，心裏很開心；但是住在他們隔壁的一個趙小狗看見他忽然有了這許多銀子，心裏覺得奇

怪，就去問他，阿堂照實告訴了他！

趙小狗心裏也想要去弄些銀子，到了明天，也挑了一副糖担到那山裏去，將夜的時候，預先脫去衣服，塗上白粉，等那裏，一回見老虎果然又來了，小狗先開口道：『老虎老虎，你要拜我做師父，再要去弄了許多銀子來我才肯哩！』

老虎聽了，大怒道：『我已經明白了，你原來不過是個買糖人，你昨天騙了我一次，我正要來尋你哩。你今天還要來騙我嗎？哼！我不上你的當了！』

老虎說了，就把小狗三口兩口的吃掉了！

膝蓋上現出人形來

某甲，已經不知他是什麼地方的人了；他的生性很是狡猾，善





於迎合人家的心理。家很貧，以至於不能顧全自己的生活；後來輾轉到了檳城（地名）地方，有一個某商家，因為看他可憐，所以就雇用他在自己店裏，當一個夥友。

某商家，年已五十餘，他的結髮妻，還沒有替他生過兒子，二房所生一子，也僅僅只有三歲哩；某商家看見某甲為人還很機警，就撫爲假子，而且很信任他，家中事無大小，大都托他經管，就是經濟的大權，全由他掌管。

不多時，某商家死了，於是某甲的劣根性就發現出來了，第一樣，就是謀吞商家的遺產！先造了許多謠言，說二房是有了不貞的舉動，結果是把她逐了出去，那小孩子，雖然還留在家裏，但是因爲沒有娘，飢寒自然沒人去盡心照顧他的了，所以不過一個多月，竟

也死去，於是商人的全副家業就一併入了某甲之手，他竟娶妻納妾，生兒育女，幾乎忘記了世界上有報應的這回事了。

有一個春天，他到友人家裏去宴會，飲醉了回去，走到半路上，不知怎的，忽然跌倒在地上了，而且一跌下去，竟不能再自由行動，經跟他去的人扶他到了家裏，就覺得左膝蓋上非常疼痛，不多時，還紅腫了起來，再不多時，在紅腫的地方，忽然現出了一個人形，細辨認，那面目和某商家生前非常相像。某甲至此，方知是報應到了；只得把謀產欺心的事情，自己陳述了出來，那瘡口方才好些，但是片刻之後，仍舊痛苦難忍。

後來連帶自己所生的子女，也相繼夭殤，他自己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終身未能安全過。





打鳥人死於鳥嘴

王小二，是黃陂縣木蘭山的一個獵人，生性非常殘忍，見有飛禽走獸必殺之而後快。這也是由於他的眼力好，鎗法精的緣故，所以他的友人常常勸他道：『像你有了這樣的絕技，儘可以去効命疆場，將來如果有些進境，也能封妻蔭子，耀祖光宗，何必定要爲此日以殺生爲事呢？』那知小二聽了他的話，當作迂腐之論，並不聽從，仍舊打獵如故，朋友也只得隨他去了。

一天，他又帶了火鎗出門，在山裏東奔西走了好一回，沒有能夠打到些什麼，心裏正在非常納悶的當兒，忽然看見天空中飛來一鳥，是一隻很大的大鳥，而且形狀，又很神駿，小二一看見，自然心中大喜，連忙舉起鎗來，瞄準轟擊，那大鳥果然應聲而下，但是因爲



沒有命中要害的緣故，仍舊撲着雙翼，在地上盤旋了一回，作了凌空之勢，小二恐怕牠仍要飛去，豈不白費心計，就連忙再擊一鎗，那知牠盤旋如故，小二不得已，只好丟了手中鎗，上前徒手捕捉，正在此時，那鳥忽然張開了牠的像抬面般大的雙翼，向小二身上，狠狠的撲擊着，小二雖然用盡氣力向牠抵抗，但是不能勝牠，結果跌到在地上了，鳥又連連的撲着他，直弄得小二全身無力。牠又用像鈎一般的爪，刺一般的嘴去褫去了他的衣服，再啄破他的肚皮，把他的臟腑也拖了出來，小二就死了，那鳥等到工作完畢，也就死去。

殺孽惡報

趙阿大是金姓家的一個僕人，生性非常殘忍，金姓家素來養有一隻老母猪，已經生過了幾胎的小豬了，後來又懷了孕，又將要



產生了！趙阿大因爲厭惡牠產生了之後，難免血污狼籍，要費他的手脚去收拾，所以有一天，乘着東家無人會知道的時候，他就拿了一把利刃，偷偷去把老母猪的肚子破開了，老母猪固然死去，小豬也一隻隻的隨刀跳出，不久也都死了，趙阿大，方才拍手稱快。

後來他的妻子也懷了孕了，因爲將要有兒女可抱了的緣故，所以夫婦倆很是歡喜，但是到了將要臨盆的時候，他的妻子忽然在夜裏夢見有一隻小豬投到她的懷裏去，等到醒過來，就生下一男，當下兩個人也不以爲意，仍是歡天喜地，那知不到一個月，那小孩子便死了。

第二次，又懷孕了，又要臨盆快了，她又夢了，又是小豬入懷，生了下來，又不到一月而死了；以後一連數胎，皆是如此——不孝有

三，無後爲天，是中國人誰都奉爲金科玉律的，所以阿大在這樣情形之中，不免大起恐慌，不得已，就設法等了一筆款子，又去娶了一個小家女子做二房，過門後三四月，居然也有姙了，那知到滿月時，二房也夢見有小豬入懷，醒後就告知阿大，阿大得此消息，不覺驚駭欲絕，心裏也明白是那次殺害母豬的果報了。

因此就連忙多方禳解，但是分娩後不及彌月，依然天殤，阿大以後，也就憂恨成疾，以至身死。

烏鴉報恩

離開江蘇省常熟縣北門外五六里路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村莊，叫做蔡家莊。在蔡家莊的東面有一棵幾百年前就長在這裏的老樹，那樹的軀幹幾乎有二三抱的粗，因爲年代太久遠的緣故，





以致樹幹的中心是空的了。成功了一大洞，洞口向着上，後來不知如何給一條極大極大的大蛇找到了來做了牠和牠的兒女的住所。

以前樹枝上，有好幾個巨的大烏鴉窩，千百成羣的烏鴉，棲息在上而安居樂業；但是從大蛇來後，烏鴉們便不得安穩了，因為大蛇還時常要把牠們做食料，村上的雞雛小孩，也時常要受害於她！最苦的，自然要算是烏鴉了！

村上的人，雖然很想除掉大蛇，但是怕牠，沒法想！後來村裏有一個姓蔡的秀才先生，有了法子了！蔡秀才自己拿出錢來，去買了幾十斤的桐油，拿來燒沸了！叫了許多村人，設法抱熱桐油，從樹洞口上澆下去，於是小蛇統了燙死，大蛇也就負重傷而逃！這一來，村

了！上人，方始都放了心，那些烏鴉們更開心，因為仍可以在樹上安居

有一天，蔡秀才有事進城去，在夕陽無限好，已經近黃昏的時候，步行着回家去，走到半路的一座小橋附近，只看見那橋上一片烏黑，近前一看，方知是許許多多的烏鴉，齊集在那裏；他走上橋去，那些烏鴉喳喳的叫着，都湧上來團住

了他的腳，他走左，牠們團住左面，他走右，牠們又團向右面來，看牠們的情形，好像是在阻止他，不給他走過去的樣子，他走不





過去，只得走別一條路，但是那羣烏鴉，仍舊走過阻住他！他沒法想，只得滿腹懷疑的回到城裏去，當夜就住在城裏的朋友家裏的！

到了明早，蔡秀才，一心要回去了！仍舊走到那小橋上，烏鴉却一隻也沒有了！他就回到家裏，剛巧家人們都在鬧成了一片，他連忙問其緣故，原來在今早發現，他所睡的那張床上，那條受傷而逃的大蛇，已經死在那裏了！

蔡秀才一想，知道大蛇之來，是來報仇的；而烏鴉昨夜阻止他，不放回去，是來報恩的！

丈夫吃鴿 妻子生鴿

從前晉江古窟鄉地方有一個姓蔣名阿狗的，年紀已經三四十歲，而膝下還沒有一男半女；他有一種嗜好，就是很歡喜吃鴿子

肉和鴿蛋，所以家中所養的鴿子，真所謂千百成羣，不過他在平日，並不把什麼東西飼給牠們吃的，由牠們出去尋覓野食來充飢。因此附近農家所種的粟菽，時時要被牠們所啄害，而農人們却因為阿狗素性兇悍，也不敢去和他論理，只得忍怒於心吧了！

同地方有一個和蔣一樣歡喜吃鴿的人，就向蔣買了幾隻回去養着，但是不上二三天功夫，却又被蔣家的鴿子去引了回來，蔣也不去送還，就暗暗地捉住殺了，燒着吃了。

阿狗的妻子，也很歡喜吃鴿子，因此每日三餐中，如果沒有鴿肉滋味，兩人便要味不甘，食不飽的。但是說也奇怪，他倆雖然如此的吃法，而家中所養鴿子的數量，却從未減少過。

某年的冬天，蔣妻忽然懷了孕了，夫婦不覺大喜，以為從此蔣





氏香火可以不至斷絕了。不料等到十月期滿，蔣妻分娩之期已到，產下一看，却並不是小孩，却是幾十個鵠蛋，有些好奇的人去敲破了殼看看，只見裏面已經大都成雛，不過毛羽尙未曾豐滿罷了！

蔣與婦大驚之下，很知道這定是食鵠之報，於是就痛改前非，決不再以鵠作肴，所養的鵠子，也都由牠高飛遠去了！

謝一拳

田友仁是浙江南潯地方的一位名醫，在他少時從師學習的時候，同學們共有十餘人之多哩；有一次他們的先生出診到外邊去了，只有十餘個學生在家裏，忽然來了一個老年乞丐，衣衫襤褸，而且還在嘴上生了一個瘡，他們都是有了些醫藥知識的人，一見那個瘡，便知道是一個很利害的命在旦夕的疔瘡，所以都一哄

而散了，不敢去理他，惟有田友仁留着。

友仁看那乞丐，雖然已經命在傾刻，然而自己還不知道，不覺動了惻隱之心，心想如能救人一命，自然功德無量，就去把先生所配置在那裏的，最上等的疔藥，私下裏拿了些出來，替他敷上，那乞丐果然在二三天後，就痊愈了。

後來友仁學習期滿，就自己懸壺市上，因為醫術精明，就醫的總能藥到病除，所以他名氣倒也弄得很好很大的了。

有一天，天降大雨，終日不絕，因此他的生意也很清，他就在家裏休息着，不料到了天將垂暮的時候，忽然有人來請他了，詢問之下，知道須要坐着他們來船到距此十餘里的地方診治哩，他想天又下雨，路又遠，而且歸來時，定要弄到半夜以後，所以心裏着實有





些不願意去，但是轉念一想，人家既已專誠來請，似乎未便回絕，而且醫生本當以慈善爲懷的，又豈可見危不救呢？就答應了吧！

不料來人，並不是真心來請他去醫治病人的，原來都不是好人，有些近乎如今的綁票匪，所以把他一搖就搖到了一個荒僻的鄉村裏去，開口就要向他借銀子一千兩，如果不允，就要送他的命，可憐他此時真是孤立無援，而且又在風雨交加的黑夜，要逃也沒有逃處；後來他情急智生，偷說要上岸去大解，那匪人們因爲此處已是人跡不到之地，料他也無能爲力，所以並不加以阻止，只是派了一個人跟他上岸監視着他。他上岸之後，一看只有了一個人了，他就拔脚狂奔如飛一般的逃走，後面那個人自然不肯放手的，緊緊的追着，他正在恐怕被妻人追着的時候，不料又被前面一條小



河所阻止，此時真所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進退兩難的當兒了；定睛一看，只見前面倒還有一頂獨木橋架在那裏，他那時也顧不得危險了，只得直奔上去，那知那條橋又小又舊，走到了上面，非但左右上下要振動，而且格格有聲，好像片刻即斷的樣子，嚇得他手足也軟了，等到腳裏一慢，後面追者，却也已追上橋來了，於是他更是弄得魂飛魄散，只好閉目待死，正在此時，忽聽得前面有人在大呼道：『老爺！你不要慌，有我在，我來扶你！』說着，真的看見從前面橋脚下鑽起一個人來，上前把他扶了過去，等到他走到了彼岸，那後面追者也已過來了，那個人將身一跳，直上前去，將他狠命的一拳，追者就此落水。

田友仁到此，方把驚魂放定了，細細的一看，原來又是一個老



乞丐，那老乞丐向友仁一看，連忙雙膝跪下道：『呀！我道是誰？原來就是恩公！』田友仁聽他叫出恩公兩字來，方才想起從前生疔瘡的乞丐來，或者就是他了！因此也謝了他搭救之恩，而且他還伴送了友仁歸去，友仁要把金錢謝他，他堅決不受，說道：『我浪遊各地，到處可得食，不須此黃白物的，有之，反足以爲行旅之累，況且公是有恩於我的，我此次助你一臂，也是理所當然，更何必言謝呢？』說着，就要告辭而去了。友仁連忙留住，請他吃了一頓飯。

要問他姓某名誰，他又不肯明言，再三詢之，他就道：『我實姓謝，少好拳勇，人家因我只須一拳就可打倒人家，所以大家都稱我『叫謝一拳的』。』

竹帚取水

李氏女當她緣給陳姓作媳的時候，原是翁姑雙全，夫壻和睦的，但是不幸，在二年的以後她的夫壻，却害了時疫，醫藥罔效，竟日甚一日，而棄掉了她，長眠到地下去了。

少年作孀婦，原是女子最悲慘的遭遇，所以她就日日夜夜，以眼淚洗面，度她的苦惱生涯。最可憐的，她的翁姑還，從此對於她，十二分的懷恨，原因是爲了說她的命太不好，注定要作寡婦的，所以嫁了過來，害得把他倆的唯一的一兒子也折死了，因此當他竟像殺子之仇一般看待，罰她作種種苦工，拿來磨折她。其中最兇的就是叫她每日要挑滿五隻大缸裏的水，而且每担水挑來了，又只准用挑在前面的一桶，後面的一桶，說是不潔之水，不可用的，所以實際上，她挑了一担，只有半担算數。五大缸如果須要三十担可滿，那就





非挑滿六十担不可了；那麼你想，一個小腳伶仃的瘦弱女子，如何吃得來這樣的大苦呢？況且萬一如果不挑滿的時候，還要不給她吃喝，不給她睡覺，甚而打罵也難免，她那時光陰的難過，真可說是莫甚於此的了！

有一次，她已經挑了二三十担的水了，弄得精疲力乏，步履艱難的了，而且那當空的一輪像火盆一般的夏天烈日，還發出熱燙的光來射到她身上，她更是滿頭大汗，氣喘連連，不得已，她只好在半路上，把担子停了下來，休息一回。

忽然那邊走來了一個人，手裏牽了一匹馬，看上去，一望而知是從遠地來的，那匹馬也走得非常疲乏，腹部一漲一縮的在喘息，兩條熱氣，儘在鼻孔裏直噴出來。那個人一看見她帶了兩桶水，停

在那裏，便走上來對她道：『我的馬兒，已經走了許多路了，口渴得非常，附近又沒有河，可以給牠喝水，你的水可以給些牠喝嗎？』

她本來是因爲自己吃辛吃苦去挑得來的，心裏自然不願意，但是轉念一想，我給牠喝些，也好救了牠的命，所以就答應了！那個人見她已應允，不覺大喜，稱謝再三，不過還道：『我的馬兒是要喝前面一桶的；因爲後面均不潔之水，牠是不要喝的！』她索性也就答應了。

等到那馬兒把前面一把水喝了之後，那個人就道：『你這個人的良心，並不差，現在我就來助你一下吧！』說着在身邊摸出一把竹絲帚來授給她道：『你以後可以不必再挑水了，如果要水的時候，只要把這竹帚放在缸沿上圍三個圈兒，便會有滿缸的清水』





來了！她把竹帚接到手裏，正要相謝的時候，那一人一馬，忽然無形無蹤了！她無可奈何，只得向空叩拜了三下，匆匆回去，在缸沿上如法一試，果然一滿缸清水，應手而來，從此，她就省力了許多。

有一年，此處一連年餘不雨，弄成大大旱荒之災，她就又大發婆心，一天到晚把竹帚弄了水，周濟地方民衆，地方上大家感激她活命之恩，都敬之若神明，翁姑也不敢虐待她了。

避債避着好運氣

有一個開綬綢莊的李老班，一共欠了人家三千塊錢的債，到了大除夕的那一天，討債的各處都來了，但是他身邊只有二百塊錢了！實在沒有法子想，只得逃到一座古塔裏去避債了！

到了將夜的時候，忽然又來了一個人，原來是對門開酒店的



老關。兩個人一見，便互相問起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原來那酒店老關，也是避債而來的。李老關向他道：『你欠了人家多少呢？』答道：『我欠人家共有一百八十塊錢哩！』李老關一想數目實在也並不大，就在袋裏將二百元給他道：『我這裏正有二百元，橫豎我也不夠用，不如就成全了你吧，你還去一百八十元，還多二十元，就作了過年費吧！』酒店老關，大大的稱謝了一回，就拿了一百



元去了！把債還清後，再用二十元買些魚肉等，合家過年吃夜飯。正在吃的時候，忽然有一



個客人來吃酒，吃到那時候，那客人問老闆道：『你可曉得，這裏那一家店裏最老實可靠，因為身邊有四千塊收下的帳錢帶回去，恐怕路上危險，想在這裏寄一寄，到明年正月底來領取！』酒店老闆一聽到這裏，不禁大喜，就對他道：『這裏最可靠的店家，只有對門那家綢緞莊，不過不知他們老闆，肯不肯應允，讓我去相商一下，再給你回音如何？』那客人也很開心，叫他速去相商。

酒店老闆馬上趕到古塔上，將情形告訴了李老闆，兩個人一同奔到酒店裏，雙方談判結果，那客人說還肯在正月底領取時，奉贈他一些保管費，所以李老闆立即就答應他？

那客人的銀子是在船裏，就在李老闆家的後門上岸搬進去，前門的夥計們一個也沒有知道。後來李老闆從前門進去的時候，

討債人已經坐得一店在那裏了，李老闆就叫他們一個個把帳目交上去算清了，就叫夥計們到後面去把銀子去槓出來還他們；弄得夥計們都暗暗的在那裏好笑，因為明知他是沒有錢在那裏，還搭什麼空架子呢？但是老闆之命，又不得不從，走到裏面，果然老闆娘，將一箱箱的銀子，指揮他們槓出，不覺都嚇呆了！知道老闆實在是有錢的。

債還清，餘多的作爲分給店夥們的花紅，合店大小莫不歡天喜地？

後來李老闆將自己店裏放在各處的債，逐漸收齊了，湊足了四千元，等到正月底，就如數歸還那客人，還得了不少的酬勞費！

死得甲魚一樣





某甲，性喜美味，鷄魚肉鴨，每餐必具，因此他的殺生也就非常利害了！——他的烹調法，又是與衆不同，甚是特別。據說他最歡喜吃的是紅燒鱘。（俗稱甲魚，）而他的燒法，也很新鮮。

他先把一只活的甲魚，細細的洗淨以後，再放牠到一隻燒熟的鍋子裏去，下面仍用焚火燒着，那甲魚受熱不過，就把頭尾四足，伸出牠的甲殼來，而且張開了牠的嘴，好像在呼救的樣子。某甲就在這時候，連忙把預先調就的油鹽醬醋等和味品，牠一匙匙給牠吃，那甲魚正在熟得難忍的時候，突然吃到了這冷東西，自然很是適意，仍舊縮了進去，後來，又熟了，又伸出來，又給牠吃，又縮進去。一連兩三遍以後，那甲魚自然終於要被燒死了，等到燒死後，就把牠去殼及頭尾腳爪等，切成小塊紅燒起來，吃時的味美，自然也可想

而知了。

有一次，某甲的家裏，忽然起了火，其時他正在樓上，等到他知道了要想逃走的時候，那知樓梯早已燒斷了，要想從樓窗裏跳出，又好像隱隱中有人在阻止他的一般，總不敢。但是四面的火勢，愈燒愈猛，當時情形，真好像在熱鍋中燒的活甲魚一樣了，他在樓上實在被火燒得熟不過了，只得把頭伸到窗外來把下面救火的水龍裏射上來的水，湊嘴去喝幾口吃吃，喝了冷水，似乎適意些了，再縮了進去，但是幾次之後，他終於給火燒死了！

他死後，凡是知道他平時情形的人，都說他是報應，所以是死得和甲魚一樣的。

行善之報





從前有一個人，姓傅名崇，他祖上原是都做過高官大爵的，直到他手裏，他因為看看宦途崎嶇，做官也不是個可靠之事，所以他改營商業，他爲了也很謙和有禮，所以幾年來，也着實賺了許多金銀。

後來他用了他的表兄李倫來代替他經理一切，不料李倫却是一個狡猾之徒，他私造了假斗假秤，輕出重進，剝取貧民，弄得大家都非常怨恨。這事情給天庭裏的玉皇大帝知道了，不覺大怒，就命破二星下凡，投胎到傅家，生出來是傅崇的二個兒子，大的取名傅仁，小的取名傅義，這兩個人長大起來，嫖賭吃着，無所不來，傅崇的家財，才給他兩耗去大半，傅崇奈何不得，只是日夜心裏難過，後來細細的一調查，方知道是李倫造了假斗假秤所致，就一面將假

斗假秤毀去，一面還修橋補路，卹孤濟貧，廣行善事，以贖前愆。

事情又給玉帝知道了，就再命雷部將傅仁傅義兩人用雷電擊死，回作善星下凡，投胎生一子名傅象。從此他父子，一同竭力行善，後來又生一孫，取名傅蘿蔔，自幼持齋修行，等到功果圓滿，就拔宅飛升，合家成仙！

不貪小利而獲大利

從前有一個人，姓范名元之，他肚子裏學問很好，因為熟讀經史，所以做起文章來，也可以下筆千言；但是他的命運不濟，雖然去考了幾次，那知總名落孫山，所以弄得他又氣又悶，終日鬱鬱不樂。有一次，他偶而因為有事出外，等到事情完了後，在歸途上無意間拾到了一袋雪白的銀子；他一想，這個定是那個人所遺失在





這裏的，是份所不應得的，是應當要設法還給人家的，所以他站在那裏等着，希望那個失主尋來的時候，便可以還給他了！

等了大約還不滿一個時辰的光景，忽然那邊來了一個形容憔悴，衣衫襤褸的中年婦人，慌慌張張的在走過來，走近了一看，還見她滿面淚痕，走一步，在地上找一下；那種情形一望而知是那袋銀子的主人。

於是他就迎上前去問道：『你爲什麼那樣的狼狽呢？』那婦人連忙答道：『不瞞你說，我因爲有一袋銀，在半路上失落了，現在正在找尋哩！』說着，那兩行眼淚，不絕地在掉下來，那情形實在是可憐，他就連忙把一袋銀子授過去道：『銀子是我拾得的，我在這裏已經等多時了，現在還給你了。』那婦人一看原銀未動，不

禁驚喜交集，連忙稱謝道：『呀！先生！真不料世界上有這樣好的人的呀！先生！你這一來，竟救了我們全家的生命了，你的功德不淺，你以後一定有大發達的……』一大篇的好話，所得他不覺有些奇怪起來，尤其是那一句『救了我們全家生命』的一句，尤覺得特別，因而就向她動問起來了。

她講了出來之後，方才知道是她的丈夫因為犯了罪，現在囚在監牢裏，因為牢獄中的私刑利害，如果不有銀錢去通監，恐怕受了那種磨折，或者還會有生命之憂，所以她不得已，她就將家裏僅有的幾畝田地，設法賤賣去了，湊着這袋銀子，預備去監裏應用的；而且她家的生活，是全靠她的丈夫維持的，現在失銀復得，她丈夫以後或可平安出獄，那麼全家生命，不是就可保全了嗎？





這事情過去之後，范元之次年再去考的時候，居然一試而中，而且還連連高升，他的後輩也接連做了十二代的大官。

王抱牛

有一個姓王的種田人，他家沒有別的人，只養着一隻母牛。

後來母牛養了一隻小牛出來了，他很開心，每天牽了母牛出去吃草的時候，他總把小牛抱在懷裏了一同出去；天天都是如此的。那隻小牛漸漸的大起來了，他還是抱着牠，一直抱到那小牛已長成了大牛了。他的氣力也越抱越大，還是抱得動牠的，因此人家都叫他『王抱牛』，他也承認了。這個綽號。

有一次，王抱牛有事到別處去，走到將夜的時候，他沒法想了，就到一家豆腐店裏去借住夜，那豆腐店裏有一個小孩，還有三個

男人，都是粗眉大眼的，六隻眼睛時常一閃閃地在望他身上的那一袋銀子；王抱牛於是知道他們都不是好人，誤落到黑店裏來了！幸而身邊還帶了一把刀，所以心裏才胆大些。

夜裏進了房後，睡了一回，他總有些不定性，就輕輕的起身來，在房門後用刀在地上掘了一個大深潭；正掘好了時，聽得門外也打門進來了，他就跳下潭去，把刀尖向着上，自己伏着不動！

一回兒，第一個人進來了，因為是在黑暗中，一失足就跌下潭去，其時刀尖正向着上，那人跌下去的時候，剛巧在胸前直刺進去，在背上刺出，死了！後來兩人等了一回，不見動靜，第二個再進來，也跌入潭去，也刺死了，第三個進來又是如此！於是三個人都刺死，刀上却穿了一串！





天亮後，他才

從潭裏爬出來，走

出屋去，只見那一

個小孩子在那裏

了，王抱牛見他可

憐，就想帶着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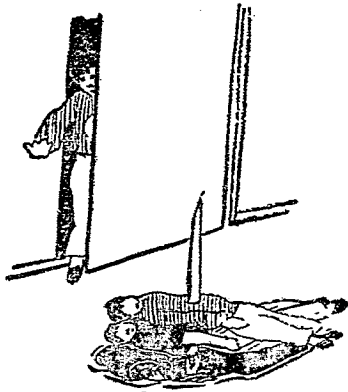
院，寺裏的方丈和尚，每天早上總要到店裏來頑一回的；今天又來

時，却只見一個小孩子在哭，和尚便問他爲了什麼緣故，那小孩便

把昨夜的事告訴了他，和尚聽了，心頭大怒，一定要替他的豆腐朋

友報仇。

那和尚到各處去尋王抱牛，一共尋了三年也沒有尋到，後來



同走，但是那個小

孩子，不肯跟他去，

他不得已，就一個

人走了！

豆腐店隔壁，

有一隻很大的寺

才給他尋到了王抱牛所住的那個村子裏了！和尚看見田裏有一個人在耕田，就上前去問他道：『此地有個王抱牛，他的家裏住在那一座屋子裏！』

其實那個耕田的，就是王抱牛自己，他想一個面生的和尚來尋，總不是好事，便問他爲什麼要尋王抱牛？和尚便告訴他是要替三個朋友報仇的緣故！王抱牛一想，那是不可對真話他說的了，便遠遠地指看自己的屋子道：『他就住在那屋子裏！』和尚去了，他也就立刻逃走！

王抱牛正在急急的逃走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皮匠挑着一副擔子，迎面而來。那皮匠見王抱牛那種形色慌張的樣子，心裏暗暗有些驚奇，便叫住了他，問他是什麼緣故？王抱牛便把前後情形告





訴了他，並且還說：『現在那和尚親自尋到這裏，而又說明要代友報仇，那其人必有本事，可以斷定，我這條性命還不知保得住否呢？』說着，滿眶含淚，情狀頗是可憐。那皮匠却也是個有本事的人，便拍拍胸對着王抱牛道：『你不必驚恐，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吧！』

——現在就算我是王抱牛，你是我的徒弟，我倆去找那和尚去！』

王抱牛這時也沒法可想的了，便答應了，兩人一同仍向村裏回來，走到王抱牛的家裏，那和尚還等在那裏哩！皮匠就上前去說道：『我便是王抱牛，聽說你是來替朋友報仇是嗎？但是那三個人，都不是好人，我殺了他們，還是爲地方除害，你出家人慈悲爲本，爲什麼還要替那種殺人劫物的人報仇，未免在道理上太說不過了吧！』不料那和尚不服道：『現在我不來和你多講什麼慈悲不慈

悲，道理不道理，既然你來了，我和你交一交手再講，你贏得我，我便服你！皮匠道：『你一定要講打，那我也不是怕你的，現在我先請你打三拳，然後我動手好不好？』

和尚一想：『讓我先打，真是再好也沒有；況且有三拳，一拳不着，還有兩拳，總有一拳可着。』便道：『好好來吧！』其時皮匠正靠壁立着的，當和尚第一拳打上來的時候，皮匠連忙把身體一歪，和尚非但打不着他的身體，却打到了壁上，而且因為用力太大了的緣故，把那個拳頭也打進了壁裏去，一時拔也拔不出來。皮匠就在這當兒，三腳兩拳，把和尚打死了！

王抱牛不覺大喜。連忙跪下去拜謝救命之恩。皮匠道：『且慢且慢，現在方丈和尚給我打死了，我聽說寺裏和尚，還有很多，一定





要來報仇的，我們素性再到寺裏去，斬草除了根吧！於是兩個人又一同去到那寺院裏，對衆和尚道：『我就是王抱牛，你們方丈已給我打死了。』衆和尚一聽，果然大鬧，要替方丈報仇；皮匠一看他們其勢洶洶，只待要打，便把身上長衣脫將下來，只見身旁還有一隻很大的柱子在，就上去一手起提那柱子，一手把衣服放在下面壓住了，衆和尚一看，這麼大的柱子，他能夠連屋頂抬起來，其力之大，也可想而知了，不覺嚇退了一半，但是打又不得不打，大家就刀鎗並舉，一湧而上，皮匠縱身一跳，跳到庭子裏，把庭子裏的一顆大樹，用力一拔，拔起來後，再握住了枝條，向左右一分，分成兩半，兩手各執一半，向着和尚拚命的打，不多一時，和尚一個個都打死！

王抱牛就脫了難！

良友

有一飄洋經商的人，姓張名叫益三，他每年總要出外兩次，每次出去了，如果風平浪靜，那麼二三月便可回家了，否則路上如遇風浪，那說不定我者要一年半載，方得回轉家中。

有一次，他照例又要出外了，但是家裏還有一妻一妹，無法可想，無人可託，而且這一次又與別次不同，因為家裏已經無有餘錢，於是就和間壁一個朋友方某去相商，託他，在自己出門之後，每天送二百銅錢去給妻妹作食用，等自己歸來後，照數歸還，方某自然答應，張益三也很快活和感激，就準備好了一切，開船去了。

益三動身之後，他妻妹的食用，果然每天由方某送來，她倆一天到晚，樂得現現成成有吃有用，過得非常安閒；但是這樣過了一





二個月光景，方某送來的錢，却只剩了一百五十文了，但是那時幸而生活程度還低，只要省吃儉用些，仍能敷衍得過去的，那知停不多時，只有一百文送來了，再過幾時，只剩五十文了，到結果，連一文也沒有了，於是她們姑嫂兩人一面固然大起恐慌，一面深深地恨方某的有始無終，太沒良心，然而又奈何他不得，只好怨在心裏，恨在心裏！

有一天，她們倆正因為恐慌不過了，在大門口閒眺一回，以解愁悶，忽然走來一個下人模樣的白鬚老翁，走近前來，向前她倆喜皮笑臉的道：『我看你倆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難道是沒有銅錢用了的緣故吧？如果確是如此，那請放心，我自有辦法給你倆的，姑嫂兩人，』本來看了他那種輕薄的樣子，實在有些不敢去和他交

談，但是後來聽他說，可以助她倆解決生計的，那倒正中心懷，做嫂的就問他道：『你有什麼法子可以幫我們尋到錢呢？』那老翁便道：『現在我要做許許多多眼鏡袋，你倆如肯替我做的，那麼每隻給你們工錢三十文，而且材料和綉花的絨線等，都由我給你們；不必你們再花本錢！』姑嫂兩人，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只得答應了！

起初，姑嫂都因為素不善長此項工作，所以做得很慢很慢，每天只可做一隻！後來熟能生巧，都可以做二三隻以至於十餘隻了，而且生活又不會斷，剛巧做完，老人又已送來，於是每天有三百左右的收入，生活自然寬裕得很了，食用有餘了，還可以添些粗布衣服，這樣一來，她倆方才安心快樂，不過對於間壁的方某確恨之切骨的了。





這樣過去了快滿一年的時候，張益三方才滿載而歸，妻妹兩人，自然非常歡喜，等到益三問起關於方某的事情時，兩個人不禁大怒，接着就把那情形報告了出來，益三不聽猶可，聽了之後，也氣得目定口呆，宣言從此以後，必不再和方某來往的了；所以後來方某知道益三歸來了，就派人來請他過去談談時，他就堅決地回絕，一連來請了他二三次，他總是不肯去！

方某無可奈何，只得在他出來時所必經的路上去等候着，有一天，果然給他候着了，方某一見他之後，連忙上前去很客氣的招呼，那知益三因為懷恨在心，所以決不願去理他，方某一見他這種情形，就說道：『大概你總一定是聽尊夫人告訴了你我不給錢的緣故吧？那我正要解釋給你聽哩！』益三倒要聽聽他的爲何解釋，



就和他一同到了一月小茶館裏去，兩個人坐定了，方某就開口道：『我想想每天給她倆二百錢，她倆現成有了食用，毫無心事固然安樂了，但是你不必見氣，古語所說『飽暖思淫』實在很有道理的，況且我和她倆，又有男女之別，當然不便去時時監視着她們，所以我先絕她們的食用，使她們受些苦，自然易於着手了……』說到這裏，正有一個提了一只箱子走進來，方某連忙去叫了過來，對益三道：『這是我家老僕，諒來你也相識的。』那老人就把箱子開出來，只見裏面藏了一箱的眼鏡袋，益三看了，心裏已經明白了一半，只聽得方某又道：『不得已，我就想了一個叫他做生活的方法，我自己去買材料，又給她們工錢，使她倆一心一意放在做袋上面了，自然不至再生別種懷念頭出來了。——現在你已歸來，那我的



責任也完了，所以就向你說明了吧！

益三聽完之後，不覺大大感激，急忙雙膝跪下，叩謝大德。

從此，兩人的友誼更深了一層。

想美眷反得麻臉婆

書生唐某，年少風流，家中已有一個妻子，也是上等人家的女兒，貌美而性賢，所以夫婦倆到也琴瑟和諧，享盡閨房豔福，但是可惜唐生家中，並不是十分富有的，若是常常坐守家中，對於生活問題，勢難安穩過去，所以不得不設法出去，圖謀生計。

後來有一個朋友，替他介紹到離開本鄉數十里遠的一個某處地方去，這地方有一位姓江的紳士，家有一兒一女，兒年尚幼，江某很是愛他，所以不忍他到他處去遊學，想在家裏自己請一個先

生來教他讀書，這次朋友介紹唐生到這裏來，就來就這西席的。

唐生本來是也不願來坐這張冷板櫂的，但是逼於生活，沒法可想，只得別了嬌豔的妻子，溫暖的家庭，前來應命了。唐生初來的時候，倒也很勤於教讀，無話可說！

後來不知怎的，給他看見了江某的女兒了，她年已及笄，面貌生得如花似玉，着實美麗，他見了之後，覺得自己妻子遠不及她，於是一縷情絲，不能自禁的倒向她飛了過去了。

江女呢，究竟也已是年紀差不多的姑娘了，等到和他幾次相見之後，居然倒也有些芳心微動起來了！等到心裏一有意思，眉目之間，自然不覺有些表示出來了，但是格於禮教的森嚴，也無可奈何，只得雙方暗裏會意而已。





可是他卻從此好像給她攝去魂魄似的，一天到晚，念念不忘的，總歸是個她。至於家中的妻子，自然不用說得，早已棄置腦後，不稍顧戀的了，而且一天一天的過去後，竟還對於妻子，存了厭惡之心了，因此『恨不相逢未婚時』的一句改良詩句，總要在不知不覺中脫口朗誦出來。

過來二三個月，忽然消息傳來，知道妻子，正在生着很沈重的毛病，已經危在旦夕，急須要他趕回去料理一切，他得到了這種消息，面子上雖然裝着憂急的神形，心裏却反在暗暗地慶幸。想這樣或者是我和江女，三生石上，還有因緣吧，而且還故意遲遲吾行，並不急急的趕回去；後來實在不能延挨了，方始動身，但是等到他到家，妻子已經不及候他，早已不別而行了。

他至此，非但不事悲傷，反竊竊自喜，私下裏正在打算着怎樣的和江氏結婚的計劃，等到把亡妻的一切統統都料理完畢了，仍舊急急的趕回江家。

後來他想出來，仍舊去請那介紹到此來的朋友，出來替他擔任月下老人之職，那朋友，倒也答應的，和江某一說之後，江某覺得他的爲人，倒還將就得過去，所以也就允許了。從此唐生大喜欲狂，以爲天下幸福，居然給他一個人盡的了。

到了明年，就實行結婚，婚後，自然是但見新人笑，不想舊人魂的了！

但是天心公正，輕薄子豈能逍遙法外，因爲婚後方才滿月，江女忽爲患起天花來了，唐生雖多方替她醫治，總歸無效，等到痊愈，





那隻白嫩的面孔上，已經滿布着圈圈點點的了！

唐生愛色欺心，到現在反弄得一個麻面婆子，心中雖然悔恨，也已無法可想的了。

一家還一家

王兆豐是一個常熟縣某村上著名的土劣；他是作販米生意的。一年中糶入糶進，大的要有上萬銀的來往。

他平日大斗進小斗出；以及把惡計去剝削貧民等種種所作所爲，真記不勝記。所以在他家附近十多里路內的居民，對於他莫不怨聲載道。

他家財本也不過差堪溫飽，但十多年在販米上却也賺得了不少銀子；再加年積月疊的括削；而他又是一個一錢如命的守財



奴，當然家產要漸漸的豐厚可觀起來。

至于他的剝削，有幾多利害，想讀者總也很願一知！我現在單把一件說來，也可知道他的很毒了。

有一年，天時不正，久旱不雨，弄得河漢皆涸，差不多赤地欲裂，人民都掘井取飲；田中的出產，也不問可知了。這時的兆豐，已是有一四五十畝田的鄉下小富翁了，每年收下租來，供給一家食用已足夠，而還綽綽有餘。在這樣大旱年頭，他不但不出救濟災黎，反而更凶厲的去向他的佃戶要租。請想各個佃戶自己，也幾乎要剝樹皮，掘草根來做食料，那還有錢去還他的租？于是各家都叫苦聲，啼哭連連！沒有一個敢胆大明白地有怨言咒詞，真所謂敢怒而不敢言。其中有一個叫鄒福的，家中有一妻子一女子；夫婦二人約有



四十多歲，兒子也已有十一歲了，女兒年方二十，生得頗有姿色。鄒福前後共欠租六十多元，另外還有幾項借款，兆豐所以肯欠給他這許多錢，內中當然別有用意。到現在，兆豐一看以為機會到來，不可錯過，便去問鄒福要將新債和舊欠，一併清償。鄒福屢屢道苦說貧的哀求，兆豐終究不允；到後來才說你如果一時不還，也可以的，只要把你的兒女二人，送來我家抵押。在鄒福尚未答應的當兒，兆豐已命人將鄒福的兒女兩人，強搶家去，鄒福上前想攔阻，被他們一頓老拳，打得偏體鱗傷，不到二月，一病嗚呼！兆豐本來的心意，是想把男作僕，把女作妾，不料被她知道，乘空便懸梁自盡；鄒福的妻子也服毒身亡。

兆豐有三個兒子，大二兩個，都已完婚，大房已有一兒一女，二



房也有一個未滿周歲的兒子。在兆豐五十多歲的那年，已有上萬家財，田地也有百畝左右。他因舊有房屋，不敷居住，便新造一所瓦頂磚牆的三埭大屋。大二兩個兒子，住在末埭；自己因年老行走不便，住在前埭；中埭大廳，積堆十幾大囤的稻，麥，米，豆，十六歲的一個小兒子，命鄒福的兒子，同住在廳後側房。他倆是同年的，故此兩人十分要好，兆豐的老妻，是在小兒十三歲上就去世的。

過了一年的三月某日，呼呼的大風，自晨至晚，沒有停過片刻兒；反而到了午夜，越發越大，愈吹愈緊，忽地一個火焰球兒，在兆豐新屋後埭，破開了屋頂，直往上衝，嘩的一股風打得這火球兒滴溜溜在四周亂滾，霎時附近火球的房屋，都已燎燃。沒一會，在這劈拍畢剝的房屋毀倒聲中，又雜入了呼子覓爺，尋母喊女的一片啼哭



之音。在熱鬧之中，別有一種淒涼悲慘！

再講到兆豐被哭喊之聲，在夢中驚醒，慌忙走到裏面，一看，只見紅光滿佈，烟霧散漫；知道是失慎走火了，一想不好，急急回到廳後，到小兒子房中，在牀上摸得了，用被一裹，抱到外面場上放下；又回到裏面，想要去救大二兩個兒子一家之人，走到大門口，看見火已燒到了廳後，知道不妙，加緊走到了廳上，火已燒至，十幾個大囤的棧條，火把牠們焚的攔腰中斷，嘩啦啦一聲响，十幾個二丈高低大囤中的稻，米，麥，荳，散了滿地，堆積得小山般模樣，把偌大的一個廳堂，一隔爲二。兆豐見已無望，便又回到自己房中，懷一隻藏契據等重要物品的小箱子，帶到外面場上，把裹在被中的兒子，抱在懷裏，眼望着一所高大巨廈，統統付之一炬，裏面還有許多糧食；兒



子媳婦，不知有否出險，逃得性命，想到心傷之處，放聲的大哭。

我知道讀者諸君一定說，這樣大的房屋失火，怎麼救也沒人來救，難道鄰人都不知道嗎？原來全村的人都知道的，祇因兆豐平日作爲，有虧人道。全村的人，大多受過他苦，所以這樣的袖手旁觀。

到天明兆豐有許多親戚，和要好人來慰望他，替他弄熄餘燼，爬開一看，知道二子兩家一共七人，都已葬身火窟；把被中的小兒子解開一看，不覺驚的呆了！原來被中不是兆豐的小兒子，乃是同他兒子住在一房的鄒福的兒子。

兆豐驚定一想，知道自己惡貫滿盈，這次也是天罰，就存了一個爲善之心。到六十三歲身死的當兒，因自己的兒子一個不贖，便把在火中搶出的財產，統統交給鄒福兒子，把他作爲養子。



寒夜梅林美人來

從前有一個書生，他的學問是很好，做出來的詩詞歌賦，沒有一個人不稱贊得是天上難尋，人間少有的；但是他有一個脾氣，就是他最愛種花，而且尤其愛的是梅花。讀起書來，如果有梅花在旁，他就讀得格外起勁，做起文章來，也份外的出色。

因此他對於種梅花一事，也就更加努力了，書房外布置的是盆景梅花，外面園裏的都是着地種的大梅樹，不論紅的白的綠的，真是裡得千百成林，每當春之神，方到人間時，梅花便一齊開放，紅的如三朝新婦，白的比素妝倩女，綠的又像臨波仙子，而且都是香氣襲人，這書生便自朝至夕的徘徊在花旁，笑顏逐開，好像天下幸福，給他獨個兒占有了的一般，等到花事闌珊，落英滿地時，他又把



牠們藏於錦囊，含淚安葬，並且置酒祭奠，賦詩哭弔，總之天所賦給他的，一番濃清密意，他都拿來付給那萬朵的梅花了！

有一年梅花已經盛開，但是十氣奇寒，日間倒還好，一到夜裏，北風怒號，六出亂飛，就是已經活過了六七十歲的人，也都說：『自有生以來，從未如此冷過，這時候，他對於梅花的情，也更用得癡了，他竟只要梅花，無心去取功名了，雖是親朋的勸告也不顧；而且他還把梅花真的當他的情人一般的看待，在這奇冷的天氣，他不忍牠們在風雨雪之中，所以把種在盆裏的，都搬到書房裏藏起來，但是着地種的，實在無可奈何了！所以他雖在更深夜靜的寒夜裏，也不忍上床去取被褥裏的溫暖，仍是在園中梅林裏往來走着，並且這時時用了他很誠摯的憐惜音調道：『梅花呀！可憐你們這樣的』



在外受冷，叫我怎不心痛呢？我來陪你們，我願意和你們一同受冷的。

他正在這樣安慰他心愛的梅花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異常美麗的年方二八的美人走到他面前

來了！他正想要問她是什麼人的時候，她却先開口道：

『主人！你當然是



們，而不願功名，是非常不應該的，所以我非常希望你，你快快去設法努力圖謀上進！不然，我們將要顧不得你的多情而遠避了，省得

不認識我的，我就是梅神，因為感激你盛情相待，所以願現色相，來和你會一會；但是主人呀！你這樣爲了我



要得個誤你前途的罪名！』但是他此時真是情癡欲絕的時候，加以見到了這樣的一個美人，他更是神魂顛倒的，對於她的勸告，置之不理，那美女見他不能依從，便長嘆一聲道：『噫！吧！顧不得你了；但是你倘能回心轉意，我們自會重逢的。』說着突然不見了！

到了明天，一看，滿園梅樹的枝頭上，忽然一朵梅花都不見了，好像和沒有開的時候一樣！他知道這是一定梅神爲了不聽勸告，而如此的；他沒法可想，只得暫拋梅花，積極圖謀功名，三年之後，果然給他做到了大官；後來在早春天氣，他告假回鄉的時候，滿園梅花，又大大開放，而且較前更甚，據他家人說，他出外三年，竟三年沒有開過；他在當夜，又在梅林下，徘徊守候，果然那美女又來笑顏相迎！



以後，他還娶了她，做他的妻子，同享榮華富貴，幾年以來，爲官清正，成績着實優良，據說得力於梅妻者，實在不少！

後來他依梅妻之勸，仍舊歸隱家園，努力種梅，以終天年。

關二爺双指救帆船

有一個很繁盛的鎮市，在江蘇省的江陰屬內，在明朝萬曆年間，那鎮有一個姓顧名言的紳士，他大約有五六萬的家產，是該鎮一個數一數二的名人，因爲他雖是面團團的富翁，然而腹中才學也很可觀，尤其是牛就一副慈善心懷。凡是地方上有什麼公益善事，總是盡量的捐助；至于恤貧憐弱的舉動，那也不消說起，真是數不勝數；所以要在那鎮上找出一個不讚頌他的人的確難上加難。說到這姓顧的善紳，有一次因事到南京去。那時既沒輪船，又



沒火車，交通當然不及現在便利，所以他是雇了船去的。

在回來的時候，經過長江，巧遇順風，於是便扯了一道布帆，那船便電掣雷馳，真有一日千里之勢，正行到鎮江相近十里的地方，料不到竟有大禍臨頭。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古人所道的那時已交申初時刻；先起不過是加緊的來了幾陣風，忽地一般厲風，從水面衝起，直往上捲，江水滴溜溜轉成一個大漩渦，舟子忙想把帆打落，但那裏放他辦得到。帆沒落下，船却不絕像磨石般打轉。猛烈的風把江水振動着，變成排山巨浪，汹涌上下。突的天色也昏暗無光，在漆黑中，只能見雪白的浪花，你撞我碰，喧鬧奔騰，和千軍萬馬進行相似。你想：小小一葉民舟，並且還是張了帆的，裹在這狂風濁浪之中，那有生路；眼望着匹練似的水條子，趕向船中打



去。一船中五個舟人，一個願言，和一個僕役，一衆共是七人，只能等待着葬身魚腹；任你喊破喉管，弔盡眼淚，也是無用。

那知正在這船兒和浪塊掙扎的當兒，半空中嘩啦啦驚天動地的一聲雷鳴，隨卽有一道雪亮的金光，直照在船身上；七人從光中望去，只見空中有三個人形，在左首站着一位白面小將，雙手捧着一個金印；右首立着一個豹眼虬髯，熊腰虎背，漆黑怪臉，手執着一柄青龍偃月大刀的將軍；正中一匹赤兔胭脂千里神駒，鞍上跨着一位青巾綠袍，臥蠶眉丹鳳眼，領下飄着五柳長鬚，臉色重棗的神將。七人知道是關將軍降臨了，撲撲撲齊跪下叩頭，通誠祝禱。又見關神將用手一指，霎時間忽的風平浪靜，天也大放光明，于是大家險些失去了的三魂六魄，仍各歸了原位，舟人慢慢把水弄出

船外，整理清楚了損壞的物件，行到鎮江停泊宿夜。

顧言回到了家鄉，要緊的招請了高手名匠，在離鎮一里的顧家巷村上，建造一座富麗堂皇的關帝殿。又請名雕手來對他說明了空中所見的眞形，塑造神像；一連請了幾個名家，總不神似，後來從遠處請了一個來，才能塑得約略相像。

那隻關帝殿，至今只有一所十方丈面積的破屋了；因爲是遭了洪楊之劫。

巧搭神船

現在各縣的城隍，不是都打倒了嗎？這種迷信害人，一無所用的東西，的確應該搗毀。但在從前也有些是很靈異的。

且說就是前篇所講過的賢善紳士顧言；一次他爲了一個姓





魏的鄰人遭了冤枉的官事，替他到縣衙門去申辯。這件事情是那魏某和一個張姓的富翁爭一塊墳地所起。講到這爭地的事，也很奇異；現在我先講一下，雖然好像是並無關係，但是可從這一點上，看出那個萬惡劣紳的奸巧刁滑，實在高明！

那墳坐在鎮東北一里許的地方，照堪輿家說。有這墳的人家，一定要大富大貴；那位張某，已存心要奪取多時了。到現在纔算如他的心願。如果他要去當面強取，人家自然是不答應的，他便同他幾個走狗，商量出下一個方法。我慢慢的道來：

那墳地上，原只有一個老墳，但他却到縣裏去報說有三個墳；現在魏姓要來硬佔爲己，有請知縣申冤，知縣聽魏姓報說祇有一個墳，便派人去一調查，果然有三座舊墳，上面都長滿蔓草野花。這

調查的人見證據確切，認爲真情，便照實呈報知縣，將魏某拘捕究辦。

這事不講明，可算是奇怪極了！怎麼一墳變了三墓？原來張某知道縣裏一定要委人來查，便吩咐了幾個僮僕，在委員來鎮的前夜，到深野的荒塚上，把無親屬的孤墳，用大鋸子鋸了兩個下來，安置在那塊墳上，如此一來不細心的人那會知道是假墳呢？

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句話真是不錯，張某做這事，自己以爲是很祕密的；那知那天有一捉狗糞的人，到那荒塚上去，一見少了兩個墳，後來又聽得那一面多了兩個墳，心中很是奇怪，便逢人就告訴；有幾個好事的知道了，便到那兩姓相爭的墳地上一看，居然發現有兩個墳，的確是假的；便去告知了魏姓的妻





子，魏妻去懇求顧言代爲設法，赴縣拯救！

顧言到縣中說了這段情形的內幕真相，知縣便判魏某無罪，罰張某出銀修造附近三鎮的各孤墳。

在顧言完了事，已是下午三四時光景；又遇着春雨連綿；更無法想。走出東門，看見河中有一號巨舟，正在預備開船的模樣。剛在他徘徊不定的當兒，船上有人問他，可要到某鎮！——言家鄉——

如果要的，請速下船；他一聽，正中下懷，便道了謝，歡歡喜喜的下船。舟人對他道：『我們船上隨便有何事，你總不可開口！』他點頭答應，到十時多船便開行。

到了午夜時分，顧言醒來，聽得兩旁風聲呼呼的響，又是瑟瑟不絕，伸手暗暗的在船外一摸，頓的驚呆了！原來他所摸到的，却都



是些樹枝。但總想不出這是什麼道理？

正在這時，舟人催他上岸；他上岸一看，原來已經到了他家鄉的東街了。本來要一週夜的路程，今天是晚上十時開行，現在一時就到，這愈使他奇異了。

隔了幾日，他到本鎮東街的城隍廟中去拈香禮拜；轉身時，看見旁邊一隻神船上掛着他自己遺失去的雨傘釘靴，再細細的把船一瞧，樣式裝飾，完全與他從江陰搭回來的那艘奇船，一無二樣。他就此明白，他那天所搭的，就是城隍爺的神船。他想城隍如此神靈，就愈加敬仰；對於別人，也更加的和好。

授受不親的銀杏樹

事情雖然奇離怪異，但的確是真實的，不虛假的，請要明瞭！



在江蘇省青浦縣，離朱家閣鎮三四里路的模樣，有一個澱山；澱山又名七寶山，這七寶中的一寶，就是這篇要講的，最重要的，其餘的六件也不必去提起了，因為並無關係。

在澱山中，有兩個很古的墳，兩墳的距離，差不多只有三尺至四尺的光景。在兩個墳上，每墳出了一株銀杏樹，這兩株樹，就是一件寶了。那末，這兩株普通平常的樹，有甚希奇呢？請看下去！

埋葬在兩個墳下的，是一男一女兩個人。男的叫希安，女的叫學娥，他們倆是鄉鄰。希安是學富五車，言吐珠玉；面目秀麗，嫻好如女子；真是濁世的一個佳公子。學娥呢，吟詩賦詞，件件都來得；雖然並非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不能傾國傾城，但是想要在近地裏，找出一個比她更美的女孩兒來，實在是難於上青天。他們兩人的住宅，

是只有一牆之隔，所以他倆不時會面。

男的已抵丁年，女的年方及笄。凡於男女到了這時期，對於異性，最易情動；他倆都是貌美才富，並且又都是多情的人，更不能逃出這個例；所以他倆都互相十分地愛了。又經多時，兩人的弟妹，爲他們作青鳥之使，於是心懷互通，衷曲暗談，竟密訂婚約，有非你不娶，除爾不嫁的誓言。但兩人的家長，都不會贊同這事的，因希安的老父，是一個被禮教所戰勝的堅持古道的人；學娥是在小就亡母的，現在的是凶悍的繼母，年高的父親，又是懦弱無主意的人，只要繼母一句話，就像老鼠見了貓一般的唯命是從。如果這樣的家長，是在這時，至少也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在那時尚是並無新思想，只有舊觀念的時候；少年男女交談，尙要禁止，又况私訂嫁娶呢！





在先前兩家的家長，並不知曉的事，到後來纔破露，以爲這種是不可外揚的家醜；於是兩家不約而同的把他們兩人看管不許他們出外。過了半年，希安的慈心的老母，見嬌兒如此的受苦，就去請了她丈夫所信任的姪兒，來向希安的父親疏通，她丈夫呢，見兒子漸漸的更加肌瘦骨露，像病加重了的樣子，心中已有些不忍，再由姪兒苦口婆心，時久日長的勸解，老淚頻落的妻子埋怨，就慢慢有些回心了。

再講學娥那方面：那年她被關起來的冬天，她父親就一命嗚呼；刁惡的繼母，在她父親在世時，尙還有些牽制，現在是一無顧慮，便暢其所欲將她很毒的虐待；這大約也是她命該如此了！但是她的一個親母舅，知道姊夫一死，甥女兒一定要受繼母的苦，而再加



他自己膝下，並無一男半女，所以眼見着胞姊的女兒，受人凌辱，更加痛心，便托言了以甥女來歡娛晚景，把學娥硬接轉家去。

時候又過了半年，希安的老父已經回心了。他想，假使不如兒子的願。他本來有病的兒子，身體恐怕要不保。只有這樣一個兒子，若真有什麼不測，豈非要空費心血，白白撫養一場；再想學娥是才貌雙全，與自己兒子配合在一起，確是一對佳兒佳婦，真可算兩個璧人，因此就托了冰人，去向學娥的舅父求婚，學娥的舅父，恰巧同希安的父親，一樣心思，心中十二分情願。但學娥的繼母得了這信，就在從中作難不允，好容易經過了兩個多月的光陰，十幾個人的口舌，很煩雜的手續，總得交涉妥貼，由學娥的舅父作主，把學娥配於希安。此時兩家都十分的歡喜；他們兩人心中的快樂，筆下真難



以形容。

但好事多魔劫，這希安本來就多病，在關閉了的半中，他的病愈加重了，所以正式訂婚後不到一年，竟雙目一闔，拋了他高年白髮的慈親，棄了他妙齡紅顏的嬌妻，長逝不返。雙方家長，知道學娥是一個貞烈的女子，就把這事瞞起，想過後再慢慢的給她知道。然而紅顏多薄命，這消息不知怎竟傳到了她的耳中，她就此不時的哀啼悲泣，終日緊蹙雙眉，天天長吁短嘆。雖有人常常勸慰，然而那會有效。如此的憂鬱了三月模樣，她也就隨了她未婚的良人，到泉下去恩愛了！

兩方家長就把這兩人的遺骸，統統葬在澗山。因為尙未結婚，故而並不併葬，把兩棺離開了五尺。

不多幾年，希安墳上，長了一株雄的銀杏樹；學娥墓頂，生大了一株雌的銀杏樹。兩樹的軀幹都足有四五抱大，上面枝葉的茂盛也不須說了；但奇怪的就是兩株樹的半枝一葉也並不互相碰到分毫。因爲這樣，所以稱爲七竇之一。

人家都說，這兩株樹，是兩人精誠所致。因並未結婚，所以不相交接，也就是所謂男女授受不親了。

王孝子斬蛇報母仇

王孝子，不知他叫什麼名字，人家因爲他很能克盡孝道，所以就叫他王孝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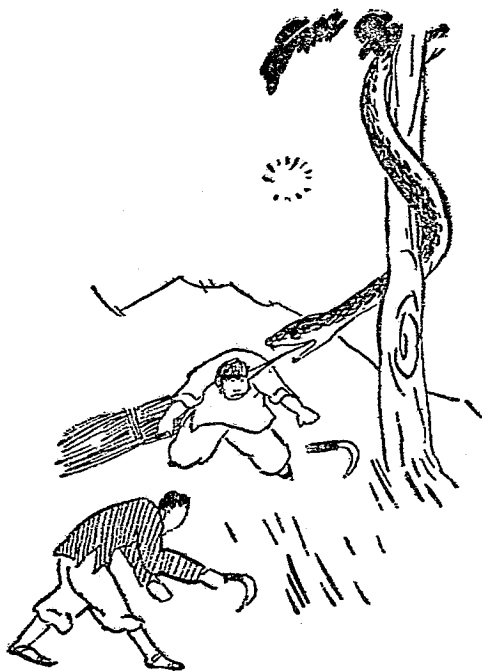
他生了三四個月後，就做了沒有父親的孤兒，而且家裏很窮，又沒有兄弟姊妹的，所以他在八歲時候，就開始天天跟着他可憐





的母親到深山裏去採柴，買錢度日。

在他十二歲那年的一個夏季裏，他們是在火盆也似的大陽



下跟着母親到山裏去，兩個人很認真的採柴，到將近黃昏時，他倆正預備要回去的時候，忽然來了一條身長丈餘



的大蛇，一條頭上分叉的血紅長舌，向着他倆其勢洶洶的吐進吐出；母子兩人不覺大驚狂奔；那大蛇也很快地追上來，但是他母親是個小腳婦人，本來已經是走不快的了，外加現在還嚇昏了，更是走不動了，所以結果就被大蛇追及，把她慢慢的吞吃了！王孝子見了，要救又不能，心裏又痛又嚇，不覺暈了過去，等到醒來時，母親已剩了一推鮮血，和些斷手殘足了！大蛇也不知去向。

於是他一個人，就每天仍舊到山裏去一面採柴，一面尋找大蛇，要想拼命替母親報仇。後來還把餘錢買了一把刀，每夜在家磨着，磨得鋒利無比，日間帶着刀入山。

但是這樣一年一年的過去，那條大蛇，總未曾再見過，他想或者牠是到了別的山裏去了，所以他以後就各處的山裏都去採柴，



且在夜裏也拼命的尋找着，這樣又是過了三年，這時候，他已經有二十歲了；有一天果然給他遇見了那條大蛇，看牠那全身的深紅色，和以前還是一般無二，所以拿着快刀，毫不畏懼的追上去，那條蛇，好像已經知道了他的用意的一般；見他追上，也不抵抗，回身便逃，但是他這時候，真所謂怨家相逢於狹路，豈肯放鬆，就緊緊的追趕。追過了好幾個山頭；忽然那大蛇逃進了一個洞裏去了！

他並不灰心，就老等在洞口了，要在牠出洞的時候，將牠一刀斬死，後來他又想出來一個法子，把一把刀拿過去橫在洞口了，刀鋒向着洞裏；再設法來引牠，等牠出來的時候碰着了刀鋒，雖然牠不死，也要受個重傷！

那大蛇在洞裏嚇得總不敢出來，但是後來肚裏餓了，餓到不

可再忍了，就想衝出洞去，快快的逃，逃到別處去覓食，就用盡了全力的力氣，拚命的向洞外衝出來，牠並不知道洞口有刀橫在那裏，所以一衝出來，頭部就被刀首先分作兩半，而且因為出來時用力過猛的緣故，一時不能收住，竟連上半身也被分作了兩片，立刻就死了！

王孝子見大仇已報，不覺大喜，在洞口休息了一回，定神一看，只見蛇身的分開處，有一樣東西在發出光來，前走一看，原來是一顆夜光寶珠，他常聽人說：『大蛇的身上有寶珠的。』所以就去拿了出來。後來他把那寶珠買去，得了許多的錢，他就把錢去替父母築了個很考究的墳墓。



